



巴運

新新新

MG
7246.57
380

運 厄

著 草 芳 彭



3 2169 6902 6

海 上

版 出 社 光 國 華 神

運 厄

著 草 芳 彭

(一)

阿庚對自己向來是很滿意的，無論在那一方面。他很能明瞭他自己的特長，往往述說他自己實在並不懂得的格言，「不知足，會討苦吃呀！」自然，災患和不幸仍然是要來，但他却因此能够坦然忍受，捱得過去。

他並不是一個窮家子，他的父親還是一個小有名的地主，然而他却被送到一家生藥鋪去學徒。當他的父親立意要他上城學徒時，他曾經頗為懊喪，因為城裏的規矩太多，恐怕自己難以合他們的口胃，況且他曉得學徒，是必須捱打

巡厄

的，不久這種懷喪便消失，他的父親非要他去不可，他只好強迫着自己滿意這樣做。

他的年齡已經不小了，脊夾窩都高過了生藥鋪的櫃台。對於各式各樣抽屜中裝着的各式各樣的生藥，他也可以從貼在櫃上的字條，而知道牠們的難以素解了，不過他當時略有恐懼的是藥的式樣那樣複雜，倘不捱打，實在不容易弄清楚，縱然有了那些字條貼在上面。不久，這種恐懼真實現了，並不是因為弄錯了藥；他才知道粹碎了一個茶杯也要捱打的。他倒不十分生氣，因為別人並未很重地打他的屁股，他僅僅在嘴上捱一巴掌。經過三次打以後，他習慣了，漸漸地竟覺得那是有時成爲必須的懲罰，譬如在忘記了爲客人倒茶的時候。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他逐漸更滿意他的這樣生活，他不想更好的生活，因為他就想不出世界上會有比他的生活完美些的。自然，他有時羨慕掌櫃的之無須倒夜壺，而他的夜壺還須使人去倒，不過當他看見每逢節關，掌櫃的現出

愁眉苦眼，如喪考妣的面容，好像老鼠怕貓似的躲着債主，感到那種滋味還不如乾脆倒夜壺之痛快淋漓。

兩年以後，他對於各式各樣的生藥都熟習了，不但熟習，而且知道應該放在那個抽屜裏，甚至連枸杞與海狗腎的功用，也摸清楚了。他常時幻想着，三年師滿便做先生，先生不難升掌櫃，掌櫃大可兼老板。可惜的是捶藥聲音常常阻他的前途，使他跌到現實裏，發現自己仍然是一個并未滿師的學徒。

和別的人一樣，在他的下意識裏終究存留着缺陷。這缺陷使他對他的正在大學中讀書的少老板，總懷着一點憎惡之感。他自己彷彿記得憎惡之起始，是因為他偷看一個異名「小妹妹」的女士寫給少老板的情書，但他說不出他何以便憎惡他的理由。他知道「小妹妹」是誰，不過他很奇怪那樣又粗又黑的手會寫出來這樣娟秀的字。就在那一夜，他做了一個非常的夢，這夢不但使他第二天精神恍惚，並且使他覺得着倘若自己接到一封情書，那是怎樣有趣呵！然

厄運

而他看見一封封紅色的信從郵差的手中往少老板的枕下跑，而自己只有乾瞪着眼。

「我也要這末一個！」他望着站在櫃台外面買藥的少女心裏說，大約這是因為眼睛太瞪久了的結果。

這種要一個女人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滋長着，是難堪的，簡直像一種毒蛇，漸漸地使他的生活發徵，或者終於會毀壞他的生活罷！他開始對各式各樣的藥發生厭惡的心情，然而那些以前確是引起過他的興趣的。他不願研藥，也不願留心六味地黃丸應該是那幾樣藥所配成；縱然有時無意中，對枸杞之類的仿單細細地翻閱，但那只能使他更感到女人之需要。

他開始注意到每一個來買藥的女人，不久，他發現了其中竟有一個合於他的口味的。自然，她並不能像安琪兒，那未用油也未加梳理的頭髮，未穿裙子的大屁股，那一雙雖然現出做着粗活動而仍然白膩的手掌，使他的眼睛有

些發暈，他覺着她實在是個美麗的，固然不像少老板所愛的那個妖冶動人。

「她家裏的誰得病了呢？」他第一次見着她的時候這樣想，他這種思想是不能繼續下去的，終於歸到「她這樣就夠我愛了，不必要那樣妖冶動人」。他並未將這種事情告訴人，也未將這種理由解釋給別人聽，然而他是有理由的，一個女人，倘若不富妓女，是不妖冶動人的，而且寫情書也就是拉客的手段。他不願意要妓女似的女人，況且他不是少老板，沒有用不了的錢，即使家中有幾文，但都被他的父親鎖在錢櫃中正在發霉。

他想同她談幾句，但是他不好意思，而且他也不敢，只好眼瞠着先生們和他勾搭，這對於他頗有點益處，就是他知道了她姓張，是後街張木匠的女兒。不是故意警告別的野心家，就是他太傾注於她，他將正捶着的藥粉都洒了。他急得要哭，但逼得他流眼淚的却是一位與她談話最多的矮胖子打了一巴掌的功勞。他哭了，然而她的笑容又將他的眼淚給堵了回去，因為她笑得太甜密了。

他覺着能够這樣每天遇見很有趣，比單讀那末媚秀的情書高出萬倍；所以在少老板的面前常是仰起頭來，表示「我也有一個哩！」

別人看他的臉色有些消瘦了，他自己從鏡中看來，也有這樣感覺。消瘦的尋他自己，所以他自已才覺得消瘦的原因是沒有與她說成話，否則，面團團地胖起也未可知。

機會終於到來了，他被掌櫃的差出去買洗臉架。掌櫃的房中本來並不缺少洗臉架，屋角落早有一個灰漆的洗臉台擺着，但他却不會用過，因為他憎恨一切稍帶外國味的傢俱。在他的意念中，中國的狗屎也比外國的香，更何須說中國的藥材呢？這趟職務的便宜了阿庚，他知道不但可以撈到幾文，而且應該到張木匠的鋪中去買。他忽忽地出了門，自然是往後街走。

後街，他是很熟悉的，第一眼看見的就是張木匠的作坊，第二眼看見的就是她坐在板凳上。他覺着他的眼睛似乎有昏亂，她的頭髮梳得光光的，簡直像

鏡子，而且特別穿了一雙新鞋。

他木然站着，不知道說什麼。

「買什麼？」她歪起頭來問。

「買東西，」他猛然一驚，說：「是的，我買一個洗臉架。」

「等一下罷，我爹就來。」

「不，我是買洗臉架。」

「我曉得，我不會賣呀！」她笑了。

「你家裏誰生病？」他聞着藥的氣味很大，便這樣問。

「我媽，——爹，有人買東西。」她向裏面叫起來了，使他很着急。

「究竟誰生病？」他想阻斷她的叫喊。

「我媽，我媽。」

張木匠出來了，手裏拿着草烟袋，望了他一下，好像考查他究竟是不是

賊。

「我買洗臉架。」他趕快說。

「什麼樣的？」

「五支腿，能够摺合的。」

「就是這一個，六毛錢。」

他知道這並值不了六毛錢；五毛錢甚至可以買一個更好點的；但他却沒有還價，因為恐怕她看不起。這對於他是很大的損失，他不能回去多報銷一毛錢。

——下次再來，應該買雙襪子送她，免得她再叫喊她的屁爹。在路上，他這樣想着。

他開始聚集錢，半月以後，一雙雪白的女絲襪子到了他的手中。那天他起得真早，偷偷地溜出了後門，灰白的天空中還有晨星，路旁邊的警察在打盹。

像賊似的，他沿着後街走，在一家木作坊的門口停下，然而他躊躇了。

——我應該將她遞給她手裏，他這樣計劃着。

一種嘈雜的聲音跑進他的耳朵裏，使他張惶了，趕急將寫好「送給張女士」的字條和襪子塞進門縫裏回頭就走，連望都不敢望。吃完早飯以後，他却記起了字條上沒有寫自己的名字。

他懊悔得像狗一樣，無精打采地看着櫃台以外，等待着她的到來。下午兩點鐘都過去了，早該是她的時候了，然而她並未來。一直在三點半鐘，他才遠遠地看見她的身影，他的心跳躍得很劇烈，好像災害已經迫近他的頭頂上。

她像得病似的，懶得像蠶，一步一步地往前挨，到了櫃台邊，無力地把藥單放在櫃台上，淡然地說：

「抓付藥！」

「今天怎麼樣了，喂，……」慣於玩笑的胖先生問她。

運厄

「不要鬧，快點。」

「你哭了，誰打了你？」胖先生指着她的紅腫的眼睛。

「你才哭呢，」她低下頭。

「不要扯謊，我看見了，爲什麼呢？」

「今天撞見鬼了！——你抓藥罷！」

「不行，非說不可？」

阿庚慌亂了，想眼對眼地看着她，然而不敢，似乎有誰掐着他的脖子。

「有什麼不行的？」她偏過頭去說：「挨了打。」

「誰打了你？」胖先生覺着這很有趣味。

「還不是我爹！」

「大概是因爲不好好地做事，」胖先生笑了。

「碰着鬼！今天一清早不知道那個鬼偷偷地從門縫裏塞進一雙襪子來，還

有一張字條；我又不認識字，我爹也認不清楚，拿給隔壁紙舖的先生們看，說是「送給張女士」的。我爹不問青紅皂白地就打我，賴我……」

「賴你偷人，是不是？」胖先生笑得喘不過氣來，把手捫着肚皮。

「一定是你的情人送給你的。」另一個瘦子歪着嘴說。

「哈……哈……」坐在賬桌邊寫賬的鬍子說不出什麼來，只有笑。

她感到了難堪了，臉上一陣刺熱，像掉在火裏一樣：然而還有比她更感到難堪的和臉上更刺熱的人，就是阿庚，一切都在嘲笑的风浪中過去了。

阿庚回過身去，直起腰來，向櫃台外吐了一口長氣，那時候天已然快黑了。

逃出這種災難，隨着就自己慶幸起來。自然，他的慶幸並不是毫無理由的，第一，倘若寫上自己的名字，他的身上就難免要飽嘗她爹的拳頭的滋味，第二，還可以再進行，因為誰也不知道送的人是他。

雖然這樣，但他究竟在夜飯時，少吃了一碗。

藥舖的門前沒有她的足跡已經三天了，這很使胖先生等寂寞，至於阿庚，並不止感到寂寞，有些覺得寂寞以上的慌張。

——一定有更大的禍事……他在睡覺的時候這樣想，尤其在研着丸藥的時候，覺着這種猜想簡直是千真萬確的。他以為這兩天心驚肉跳，便是絕好證明。時間竟是這樣難得挨過，爲他從來沒有感到的。

又是在一清早——因爲那時，他才能閑着——他溜到後街去，張木匠作坊還關着一扇門，張木匠正在唧着旱烟用曲尺量一截木頭。隔壁的紙舖虛掩着，一個徒弟蹲在門外。他覺得他有救了。他認識那蹲着的徒弟，前天他還到藥舖中替老板娘買過益母膏。這真是好的機會，阿庚以爲。

「你還買益母膏麼？」阿庚也蹲在紙舖的門前，對着那徒弟說：「如果你再買，我願意多挑一勺給你。」

「你才多要，我又不吃。」那徒弟說完，回頭望了張木匠作坊的門前爬着

的黑貓一眼。

「那個貓倒不錯，是不是？但是他家要倒霉，門口有個黑貓。」阿庚再說。

「張木匠的老婆病，他的女兒也病，——她不是真病，是木匠打病的。」

「打病的！」阿庚的眼前一黑，眼辣辣地要流淚。

「頭痛，拉痢，拉不出來。」

他們倆都嚇了一驚，一隻斧頭從張木匠作坊中飛出來，張木匠出現在作坊的門口，瞪眼望着黑貓跑。

「媽的黑貓，我還不够喪氣？都是你媽的帶累我倒霉。」張木匠的嘴裏謾罵着，但還沒有忘記抽旱煙。

運厄
阿庚早已站起來，他的下意識迫着他往回走，從張木匠身邊過，連頭都不敢抬起來。他覺着他的心要破碎了，一半是恐懼，另一半是悔恨。

他猛然記起清導丸，舊報紙的廣告曾經告訴過他，清導丸不但能夠通順大便，兼能醫治頭疼。然而並沒有忘掉他的本行，中國藥。他固然知道巴豆可以使人拉稀，但是不能治頭痛；頭痛膏倒是能夠治頭痛，但是無補於大便；所以即使他那樣厭惡外國藥而且從來不吃外國藥，也終於為清導丸的功用所屈服了。

這真是湊巧，他剛想到清導丸，就發現面前有一所外國藥房威武地逼臨着他。但是他却躊躇了，因為他還不知道外國藥如何買法。他細看藥房陳列藥品的窗中，不是水，就是藥丸，沒有草，也沒有石頭。他不相信那些瓶瓶包包就能治好病，另外他還感到中國藥鋪的徒弟偏買外國藥，簡直是渾蛋，然而他終於硬着頭皮進去了，紅着臉地買了清導丸，爲了她。

清導丸揣在腰包裏，好像是賊贓，偏偏一進鋪門，就碰見掌櫃的兩個大牛眼，他覺着渾身發冷，而且抖戰。

櫃台內的人並不少，然而掌櫃却單注意他。爲避免這種威逼起見，他慢慢地向後面退去，但是剛剛退到櫃台門，像有人推他一把，猛然撞在一張椅子上。

「來，阿庚，」掌櫃叫起來，手裏拿着水煙袋：「你碰着了鬼！」

「……………」阿庚說不出來。

「鬼頭鬼腦，把手拿下來！」

阿庚把手往懷裏拿去之後。清導丸莫名其妙地在口袋中支起來。

「你偷了東西，阿庚，拿出來！」掌櫃的以爲自己發現了祕密，高興得把紙煤幾乎撞到阿庚的眉毛上。

「這是清導丸，我買的。」阿庚竟然說了實話。

「喝，清導丸，外國藥，」掌櫃的竭力把眼睛瞪起來，像被殺的豬似地叫喊：「你簡直是亡國奴，你賣掉了中國，你不但賣掉了中國，還賣掉了中國

藥，賣掉了我們這藥鋪！」

掌櫃的巴掌打在阿庚的右臉上，阿庚感到臉上有些熱。

「你相信外國藥，你爲什麼不當外國人，爲什麼不到外國藥房去學徒，你簡直是亡國奴！」像跳虱似地，他來回跑着，但還沒有把水煙袋丟在地上。

阿庚的頭低得更下，眼內有許多水。

「你爲什麼變做中國人，爲什麼不吃中國藥？巴豆不能使你拉稀，頭痛膏不能治你的頭痛麼？貼上頭痛膏，再喝巴豆或大黃水，我不信就不能夠清導你。」

阿庚恍然大悟地抬起頭來，閃着求恕的眼光，然而這並不能消滅掌櫃的氣。

「我們不能容納賣國賊，我不能讓中國被你賣掉……」他大約再也說不出新鮮的語句，只好這樣反覆着。

迦厄

阿康望見了許多笑容，另外，無形中有一個，——竟然是她的！

阿庚回到老家來，已然有三天；這三天並不怎樣攸久，但阿庚對於城上的印像忘却了一大半。不過，假使有誰向他打聽城上的一切，他永遠是這樣回答：

「那裏好，那裏好，那裏的女人真闊，連金的不高興戴！」

「戴什麼呢？」假使再問。

「自然是金剛鑽！」

金剛鑽對於問者太不熟悉，往往得費阿庚無數的唇舌解釋，說：

「金剛鑽就是金剛鑽，是金剛的鑽，又亮又光，像一塊頂小頂小的碎玻璃片。」

阿庚解釋得這樣懇深，因此，得着許多人的敬仰；然而這種敬仰是難以持久的，因為人們專喜歡打聽他所以不在城上的原因。

「那裏會生病，而且還要倒夜壺，」他只好紅着臉這樣說；有時，覺着這種理由不充分，立刻再加上「那裏的女人多。」

「女人多，你爲什麼不弄個把？」偏偏會有這種追問。

「她們都不穿褲子，愛偷人！」他也會這樣替自己辯護。

這種辯護自然是很爲充分的，終究引起了懷疑，於是迅速在人們的嘴裏傳揚開來。兩天之後，牠被傳到了阿庚的父親的耳朵裏，然而變成了「阿庚偷上了不穿褲子的女人。」

阿庚的身價陡然落了下去，以至隔壁的阿玉，不過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都不敢同他到山上去放牛，其他可想而知。幸而不久，有了挽救的辦法，阿庚的父親宣布要爲他娶一個老婆。直到他真個穿上新竹布大褂，要舉行婚禮的時候，別人才開始又有些敬仰他起來了。自然，敬仰他的未必真恕免他的以往，只是羨慕他穿着新竹布大褂，佩服他穿着那樣嶄新的衣服，還能那樣雍容。

阿庚是見過世面的，在城上也知道看了多少妖氣的女人，簡直數不清，何況他又會「偷過不穿褲子的女人」呢！鄉裏的大姐未必配在他的眼裏，或者甚至在眼角落裏，都不配。阿庚的父親這樣憂愁着，已經有好多天了。

然而事實並不這樣，阿庚早已忘記了城上的女人；即使他真能記得個把，也不過是張木匠的女兒而已，況且阿庚想她不到手，只留下悲慘的回憶。

說句老實話，阿庚的心裏早已有些癢：聽見了自己要娶老婆，雖然對未來的老婆的容貌，態度，頗爲不放心，但是一想到她既然不是禽獸之類的東西，

無論如何，總還有些人樣；只要有些人樣，阿庚就可以滿足。

阿庚自從穿上新竹布大褂以後，就無日無夜地盼望這個賭盒揭開，看看裏面究竟是個什麼角色。

阿庚要娶老婆的消息，在人們的口中迅速地抑揚着，漸漸地傳播到十里以外的村上去。這倒不是因為阿庚上過省城，或是在藥舖中學過徒，或是偷過不穿褲子的女人；大半因為阿庚的父親有幾文錢的緣故。

日子終於慢慢地來了，阿庚的焦灼總算有了結果。像久被監禁的囚徒一樣，阿庚簡直快樂得要飛起來，然而地保先生偏高興地傳揚着一個不好的新聞。

「小心罷，」地保先生因為生得過於矮，只要仰起頭來對阿庚的父親說：「土匪已經到了小清河了，離這裏只有八十里路。」

「哦……」阿庚的父親說不出什麼來，緊緊地把眉毛縐起。

「這是真的麼？」阿庚問，也編起眉毛來，自然，他並不與他的父親一樣，愁着積蓄的錢會被土匪擄去，只是恐怕因為土匪的到來，就誤了他的娶老婆。

「誰還哄你，這是我親眼得見。」

「親眼得見！」阿庚的父親斜着眼，瞪了阿庚一下，埋怨阿庚不懂事。

阿庚不好受，像心中有條長虫在搗亂。

「呵，土匪，真利害，好傢伙，單是鎗，就是一百多桿。一百多桿鎗可不止打死一百多人。」地保先生搖着頭說。

「他們是向這裏來麼？」阿庚的父親追問。

「自然是向這裏來，那還用說！」

「那還用說！」這回是阿庚重複說，他也瞪了父親一眼。

「你媽的，那是要娶老婆，好，老婆沒進門，土匪倒先來了。」阿庚的

父親一巴掌打在阿庚的後脊梁上，阿庚幾乎栽了一交。

阿庚要哭，鼻涕流到嘴唇邊。

聲音透過高而厚的泥牆，間壁的長工小金子首先跑來勸架，接連着來了許多人，地保先生因為不好意思，本待要走，然而看見這許多人，反倒又詳細地誇張地講起土匪。據他說，那個土匪頭目的嘴上似乎生了紅鬍子，這句話頗得到聽衆的敬畏。

自從地保先生將這土匪要來的消息傳播以後，這村上的情形便有些混亂，尤其是阿庚家裏，彷彿大禍事懸在頭上，急急不可終日。阿庚的父親親自下廚房，熬了一大鍋開水，並且把已經够上古董玩意的土鎗拿出來，擺在門背後。時間在緊張裏，也還是快快地駛過，現在就是過門的當晚。堂屋裏，除了阿庚的父親以外，還有些客，然而不多，但每個人的臉上都籠罩着一層濃雲。至於阿庚早已焦灼得像吃不到屎的狗，望着門背後的鳥鎗發愁。

阿庚走進廚房，開水在鍋裏快樂得跳躍，好像說：

「土匪截去了，阿庚，哈哈！」

這種預言不斷地說着，阿庚覺着非哭不可，然而想到這是娶老婆的好日子，應該笑，立刻把嶄新的竹布大褂的袖子擦去還沒有流出來的眼淚。

門外是慌張的人聲，花轎終於到了，阿庚的嘴巴大張着，像個死鮎魚。他的父親究竟是上了幾歲年紀，敢於犧牲，因為他這樣想着：雖然爲阿庚娶老婆，也是爲自己娶媳婦，況且媳婦還能夠爲他生孫子。他出去開門了，爲了自已的孫子。

到來的倒是花轎，然而抬花轎的人却像扛棺材的槓夫，臉上却現出一層死的顏色，但流着熱的汗，汗的氣幾乎瀰漫住這花轎了。

「總算逃出來了！」這是一致的聲音。

「逃出來了？」阿庚的父親張皇地問。

阿庚說不出話來。

「那真危險，」一個嘴巴上有了鬚子的轎夫開口了：「你說是不是？好幾百人，而且還有鎗；鎗口偏衝向着我們，嚇：那些鎗口！你要知道從那裏會跳出鎗子來，打死人，我們可受不了。……」

其餘的轎夫在擦汗。

「怎麼會事？」阿庚的父親着急地再問。

「怎麼會事，他們要宰我們。這並不是瞎話，你只要想想，他們拿起鎗來，衝着我們是爲什麼？他們並不可憐我們，但是我們還背着轎子呢！」

「對了，我是問的花轎怎麼樣？」阿庚的父親記起了花轎。

「花轎在我們的背上，現在不在這裏？」這樣是回答。

「是的，花轎裏面的人沒有受驚罷？」究竟是阿庚聰明，趕急接着問。

「對了，新娘子怎麼樣？」阿庚的父親於是恍然大悟。

「新娘子？」又是那個鬚子轎夫開口。

「自然是新娘子！」阿庚和他的父親同時回答：「自然是新娘子呀！」

「以前是在轎子裏的。」

「那末，……」

「以後不在了，那可不能怪我們，你想想罷，幾百條鎗把我們圍起來，我們的身子并不是鐵做的呀！鐵做的也會打穿一個洞呢，一有了洞，那不就完了麼？」

「趕快說新娘子怎麼樣？」

「怎麼樣，我們不能讓身上出窟窿，讓他們牽走了，那可怪不着我們。」

「你究竟說呀，是怎麼一回事？」

「說麼？」他燃起旱烟管來，慢慢地抽着，「讓我抽完這袋烟再說。你想想，我們一氣跑了三十里地，連屁都聞不到一個，不用說烟了。」

阿庚等得不耐煩，便畏縮地走到花轎前面去，像烏龜似的，把頭往裏面鑽，什麼都沒有，是空的。

「爹，是空的！」阿庚的嗓子帶點酸味。

「空的？可不得了，……」

「自然是沒有，我也沒有說裏面有呀；」那轎夫插嘴說：「這不怪別人，只怪土匪們看上了！」

「你們簡直太糊塗，新娘子被土匪搶去了！」

「不教他們搶不行呢！」他磕去旱烟灰，再接着說：「他們有鎗——你不急着急，他們說過：他們一會就送回來的。」

「那還行？」阿庚倒比他的父親先叫出來。

來客們都在發笑，似乎無形中在說：「您瞧，新娶的媳婦被土匪搶走了！」門外是更其混亂的人聲，甚至於可以聽見鎗磨擦得怪響。立刻在院當中湧

起一羣人。爲首的是一位頗爲年輕的人，雖然臉上有一叢叢的鬍子，幸而並不怎樣長。

「看罷，我說的不錯。……」仍然是那個鬍子轎夫先開口。

「當然，」那個似乎官長的輕年人說：「我們說話就算話。——新郎呢？我們要賀喜。」

沒有人回答，阿庚的父親瞪起眼來，像木頭似的豎着，阿庚早就縮着頭躲在他的父親的背後，連氣都不敢出。來客雖然失去知覺，但都不自覺地感到危險，於是堂屋的後門溜出去一個伶俐的。然而當第二個想溜時，却被別人看見了。

「不要溜掉，」一種強暴的聲音說「不妨事，兄弟，等一回！」

於是大家都像死尸似地停着，一動都不敢動，只有庚阿在他的父親的屁股後面發抖。鬍子轎夫也還沒有忘記抽旱烟。

「得，動手！」少年指揮者命令似的說。

拿着槍的一羣立時散開了，開始在每一個房間裏搜尋；終於在阿庚的父親的房中，找着了他的命——因為他說過：「錢是命換來的，命却不是錢換來的。」他眼看他的命在別人手裏握着，他這裏只賸下一個軀殼。他更其木然起來，連眼淚都擠不出一點。

「完了麼？」少年指揮者再高傲地命令似的說。

「完了！」驟然的聲音回答。

「他媽的，他們的身上沒有搜。」

被搜的雖然這末多，然而結果並不怎樣好。阿庚又要哭出來，因為他已經被逼迫着站立起來。

「你就是新郎麼？」拿着鎗的都這樣問他。

「兄弟，」少年指揮者又說：「不要怕，你的老婆還是原封貨——牽進來，

把那隻母羊！」

立時從門外進來一個穿紅衣的女人，雖然她已經哭得不像樣子了，然而走起路來還是一扭一扭的。哭聲由手巾裏透出來，像一羣蒼蠅起哄。

阿庚怔住了，望着新娘的肚子。

「兄弟，那是原封貨！」仍然是那個少年指揮者開口。

猛然一陣狂笑，從闖入者的口中透出來，都一致地重複着：

「原封貨！」

他們並沒有敬闖入者們一鳥鎗或是一瓢開水，就這樣地讓他們走了！

自然，阿庚第二天醒來特別早，從窗外射進來的熹微的陽光中看看正在熟睡的老婆，感到一種輕鬆的愉快，昨夜的遇匪好像並不是真事，只是一個惡夢而已。

新娘的眼上有個大疤，像蘿蔔花，阿庚原來就討厭臉上有類此的玩意，幸

而她的身上很肥，才能够使他滿意起來；以至於他不能不摸着新娘的屁股這樣安慰地說：

「這真是一個美好的原封貨呵！」

今天首先到阿庚的家裏來的人是地保先生，他帶着一副愉快的笑容，走了進來。

「阿庚，這小子！你還沒有起來麼？」地保先生看見堂屋裏沒有人就這樣叫起來。

阿庚的頭，往門縫中伸了出來，一看見是地保先生到來，立刻出來迎接

「遭了搶麼？我聽見說。」地保先生坐下了。

「誰說不是，都搶光了！」阿庚哭喪着臉。

「你的老婆呢？土匪送來的？」

「就是這一點還好？」

「有些靠不住罷？」地保先生搖起頭來。

「確實是原封貨，土匪也是這末說。」阿庚鄭重其事地辯白。

「原封貨？簡直是他媽的喪門神。」一種衰弱的聲音從另一個房中透出來，是阿庚的父親的。「她帶了這多晦氣！」

阿庚把嘴撅起來，暗地不滿意。

「你怎麼樣了？」地保先生問。

「我麼？起不來了，渾身都痛。」阿庚的父親回答。

「這件事不是玩的，你得去報官，不然，我也要負責任了！我看，不如先到縣城，報告給那裏連長，三十里路；我替你去罷！」

「就請你代勞罷——娶媳婦，好，娶來一個喪門神。」這又是衰弱的聲音。

地來先生走出去了，阿庚趕緊把門闔上，免得從門縫中射進眼光來，偷看

這被土匪光臨過的房。

果然，在第三天的早晨，阿庚不過剛爬下床來，就聽見村外的軍號嗚嗚地亂叫，像一匹受傷的狼。軍號聲漸漸地攏來，連零亂的步履聲都可以聽見了。阿庚有些胆戰了。

一羣混亂的武裝者的前面走着的是一個有了兩撇鬍子的軍官，從他的黝黑的臉上透出威嚴的氣概，時刻不在意地仰起頭，好像等待天空有什麼東西會掉進他的嘴裏。另外地保先生着腰，在他的右邊跛着，村長先生已經穿上寶貴的藍布大褂，在他的左邊痛苦地抽着旱烟。後面的一羣都懶懶地向前拉動木頭似的身軀，臉上淌着汗，頭上冒熱氣。

這一羣在阿庚的門前停住了，於是阿庚聽見門外的一個熟習的喊聲：

「阿庚快出來！」

阿庚剛走出大門，眼前盡是人，嚇了一怔，隨着就有些慌張。

「這是張連長老爺！」

「張老爺！」阿庚雖然上過省城，見過世面，但仍然禁不住腿發灣，磕了一個頭。

「你家裏遭了搶麼？」從兩撇鬚子中透出微弱的聲音。

阿庚艱難地呼吸着，回答不出來。

「說呀，阿庚！」這是村長先生說的。

「我家搶光了，一點都沒有了。」阿庚戰戰兢兢地回答。

「這是你們自己不好，我聽見說是因為娶親招來的。青天白日不能做事，爲什麼偏要在半夜三更娶老婆，這你不能怨誰。」張老爺說到這裏，擺了一擺尊貴的頭，然後接着說下去：「不過你既然請我來了，我不能不替你辦一辦；你知道土匪是往那邊跑的？」

「我不曉得！」

「什麼話！你不曉得，叫我往那追去？我又不是天眼通，能够看幾千里地去。」

「大約還在東南角裏，因爲花轎是從那邊抬來的。」村長先生自顯其聰明似的說。

「他們並沒有搶花轎，新娘子還是送了來。」阿庚不知其所以然地說出這一句話。

「這個我知道，」地保先生吐了一口涎水，「還是原封貨，是不是？」一陣哄然的笑聲，從四周圍觀衆的口中發出來，阿庚感到臉上發熱。

(三)

韓莊原來是很太平的，自從土匪要來的消息傳播後，於是大家有些慌張了。阿庚家裏果然被搶了，慌張立刻變為擾亂，接連着官兵又來了，就造成韓莊從來沒有的盛況。

自然，交頭接耳議論別人的私事原是韓莊的人們之最愛好的習慣；以前大概討論誰家女人偷人養漢，或誰家窮與富，現在的材料却大半都是關於阿庚的。例如土匪搶了阿庚家裏多少錢，阿庚的媳婦並不是個原封貨，阿庚的父親

病得要死，這樣阿庚，那樣也阿庚，他們覺得關於阿庚的一切是值得詢問與最感興趣的問題。

然而誰都對阿庚不滿，以為阿庚不應該在半夜裏，娶老婆引來土匪，土匪搶了他家裏，又勾來這許多官兵，官兵來了，又送不走。阿庚並不是禪，他不會有神的力量，遣走官兵，不過他若依照地保先生的話，官兵或者自己要走的。

一天比一天艱難的日子向阿庚逼迫着，使阿庚覺得有點昏亂。父親躺在床上，幾乎不能轉側，病狀只見其厲害；而老婆又偏曉得好吃懶做，眼着存着的一點米都要光了。他開始有些厭棄他的「原封貨」，覺得她那眼上的蘿蔔花頗為礙眼，尤其當她吃起飯來的時候，那蘿蔔花特別扯得兇，簡直像一個機械的轉輪，他就不得不轉過頭去，不瞧她。

阿庚時時刻刻思慮着的是地保先生對他說的話。他想着：

搶光了！

——兩千塊錢不算多，以張老爺的身份真有些看不起，不過我却沒有，都

——時候越久，張老爺會更要多的；單說一連人的給養就很可觀。父親這樣病着，誰肯借給我錢？

——原封貨招來的，雖然不是喪門神，大概總是不吉利的東西，幸虧地保先生和村長先生從中調解，否則，張老爺會找上我的門罷？

昨夜的情形又猛然闖進他的腦內；那真是倒霉的一夜！

在村長先生的客廳裏，張老爺高高地坐着，門口還有兩個護兵；他的心中充滿了畏懼與痛苦混合的感情。雖然他們的詞色對他並不怎樣嚴厲，然而他不得不恭敬地站着，不敢把腰挺挺然地直了起來。

「阿庚，你不能再拖延了，」村長先生說，「拿下嘴裏的旱煙袋，」你想，張老爺是幹大事的，那裏有工夫久等呢？」

「你就送張老爺三四千，也不算多。張老爺遠遠地親自跑來替你捉匪，要
你二千，真是太便宜了！」地保先生接着說。

「對呀」，張連長仰了一仰頭，開口了：「我絕不爲難你，二千塊只够一連
人的給養費，我是再公正沒有的，要不是我的公務太忙也許能够多等幾天！」

「我的父親有病，我又沒有法子去借。」他只好哭喪着臉訴苦。

「你怎麼這末傻！」這是地保先生的勸解：「如果你的父親死了，你就不
用活着了麼？」

他沒有話回答。

「阿庚，你得想法，」這是三位一致的話，「明天，就在明天下午，來回
答我們，好不好？」

他仍然不作聲，就出了村長家的大門。他不記得他是怎樣回來的，不過夜
晚在床上因爲老婆不肯回過臉來睡覺，便使勁打那肥屁股一下，以洩悶氣的

運厄

情形，還沒有忘記。

阿庚從這樣難堪的回想中醒來時，已經是吃早飯的時候了！他今天怕吃這頓飯，吃了飯，就是下午，該回話了！他覺得他的老婆做飯給他吃，簡直是故意和他爲難。他望着幾碗要死不活的菜放在掉上，同他一樣地發愁。

蘿蔔花的眼睛又兇烈地扯起來，對阿庚是一種侮辱，以至於使他想著預備一巴掌把那蘿蔔花打平。

這回倒不是地保先生駕臨，是張連長的兩個護兵請他去回話。威武的皮鞋聲在土地上怪叫着，使他感到禍事已經來了！

「都是喪門神招來的呀！」房裏透出微弱的病人的聲音：「只要把她攆走，什麼都好了！」

老婆撅起嘴來，簡直可以掛夜壺，但還沒有忘記吃飯。

阿庚只有跟着他們走！

在阿庚的眼前幻出許多景象，他覺着他明明白白地看見了村長先生的客廳，又是張連長坐在中間，一邊是村長，另一邊是地保先生。他們都盛怒地望着他，好像非逼他今天拿出兩千塊錢不可。張連長的頭低仰得特別頻繁，而村長先生的早煙袋抽得煙氣更其冒得兇。

然而他以爲他們這樣待他，是便了他。張連長是做大事的，而且多的是護兵，或者派一兩個人把他送到縣衙門裏坐監牢，非拿錢出來贖不行。於是他覺着他會跪在大老爺的公案前，戴上枷，脫了褲子打屁股，就像戲台上所演的一樣。（阿庚雖見過世面，但沒有上過真衙門，所以他只能就戲中推想。）

可惜的是即使打屁股，也未必打得出二千塊錢來，那末，他忽然想到他們會殺掉他。殺頭的玩戲，他曾在省城中看見過的。犯人跪在法場當中，四周圍盡是觀衆，把頭伸得長長的，省得一刀砍下去還要連皮帶肉。他忽然感到他的脖子上一涼，就像刀鋒已經在脖子上，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護兵的鼻子正朝

運厄

着他的耳朵出氣。

——反正都是完了，都是喪門神招來的。他無聊地這樣想着，往前走。

出現於阿庚的眼前幻像和他的腦裡往來的思想都錯誤了，張連長們並沒有非殺他不可的決心。這是實在的，殺了他，他們向誰去要二千塊錢去？所以阿庚剛進了村長先生的客廳，立刻遇着三個笑嘻嘻的面孔，並且三個笑嘻嘻的面孔一致歡迎他說：

「你來得正好，吃了飯沒有？」

村長先生特別拉了一下椅子，表示請他坐下，這很使阿庚爲難，覺着站着還比較舒適一點，況且他從來沒有一個做大事者如張連長之流的面前高坐下。然而他終於坐下了，是依從張連長的命令，不坐恐怕會殺頭。

「今天請你來，不爲別的，……」地保先生開始說起來。

阿庚覺着一怔，在他的生命史中，從來沒有聽見對他說過「請」，尤其是

這三位說「叫你來，」已經給面子不小了。

「自然」，他再接着說：「你可以猜得到，還是爲那件事。我們知道你一刻弄不出二千塊錢，不過我們的張連長張老爺是做大事的可不能久等，耽誤了他的事，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在阿庚的眼前，又出現法場殺頭的景象。

「我們知道要你立刻拿出二千塊錢來，是很難的。」他仍然接連往下說：「難固然是難，不過也未必無方法可想。你還年青，要你一個人去想方法，恐怕壓扁了你，也有些辦不到。我們（他指着村長先生）都是和你的父親要過好的，不能不幫助你。……」

「對了，看」村長先生又把旱煙袋從嘴巴中拿下來，伸長脖子，像一個烏龜似的說：「我們看在你的父親的臉上，也不能叫你爲難呀，你要曉得張老爺做大事的，可不能久等，嘻嘻，（對張連長一笑）只要你聽我們的話，什麼事

運厄

都好辦，是不是？」

阿庚回答不出什麼來，只是唯唯地應着，覺着從法場上救他下來的就是他們了。

「你這小子真是運氣，」地保先生猛然拍了阿庚的肩膀一下，使他渾身不自覺地一顫動。「要不是遇着我們，你真可遭了，至少，也得坐二年監牢。你想想，坐在監牢裏，可沒有在牢裏抱着那爛眼邊的「原封貨」舒服。……」

阿庚慶幸自己。可免於坐監牢，但他却並不覺得抱着那「原封貨」怎樣舒服。爛眼邊，還是個喪門神，這一切不都是她招出來麼？設使沒有這兩位先生幫忙，喪門神早把他送到法場，被殺頭了！

「——阿庚，你就在你的名字下打個手印罷。也許你要先看……」地保先生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新皮紙來，遞給他。

那張皮紙上面寫着：

立字據人黃庚生茲因欠繳張連長得奎老爺軍輸大洋二千元願將祖傳全部產業押賣

黃榮貴村長名下由村長代爲繳付言明父死之日卽行交割恐口無憑立此爲據

立字據人黃庚生

中 人黃玉堂

中華民國十四年舊歷二月八日吉立

阿庚接過字據來，詳細地往下看，但是他的眼睛昏昏然，那字據上的每一個字都森立了起來，好像螞蟻一般在那裏紛亂蠕動着。雖然他已經讀到了「吉立」；然而並不知道裏面說的是什麼。所以他不得不追問地保先生：

「我打了手印，張老爺就不要錢了麼？」

「村長替你交付，借給你二千塊錢，你把產業都押給他。」地保先生說

運厄

完，立刻把墨盒子揭開預備他好打手印。

阿庚拿着皮紙戰兢兢地抖着。

「來呀！」張連長忽然把頭一仰，這樣一叫喊，阿庚就聽見「拍」的一聲，兩隻皮鞋碰得發響，張連長的護兵對着連長行了一個見面禮。

「黃庚生」名下就打上了一個手印，阿庚自己也不知道他怎麼這樣快竟打上了，手印打得有些歪，他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他還想再打一個正些去補救，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地保先生搶過字據去，交給了村長先生。他覺得有些心跳，偷偷地抬起眼來，看他們對這歪手印有什麼批評，村長先生和地保先生都嘻嘻地笑着，好像這歪手印也很滿意似的，張連長的臉上沒有表情，因為那護兵正在爲他點紙烟。

「這孩子真聰明，究竟是上過省城，見過世面的。你看他，辦事是這樣地乾淨靈俐，公道要好。」地保先生滔滔不絕地稱讚起來，說得阿庚的臉有些發

熱。

「現在沒有你的事了。」村長先生開了口。

「還不回家看你那爛眼邊的「原封貨」去麼？」地保先生開了他的赦免。阿庚站起來，好像剛從母親的肚裏鑽出來一樣，才看見天日，在那高高生上的三位歡笑之中離了客廳。

「那我明天就動身回去了！」張連長仰起頭說。

「自然，八百塊今天夜裏準送到。」村長先生回答。

「我做中人的二百呢？」地保先生也問起來。

「當然也在夜裏了！」村長先生又回答，

(四)

阿庚第二次走出村長先生的大門，覺得很怪：彷彿要飄起來。在他的眼前的牢獄消失了，法場也模糊了，他現在所看見的是蔚藍而無雲的天空，太陽發散着熱力，使樹影在地上跳舞，他幾乎疑惑他在夢中。然而他故意而小心地向左右一偏頭，並沒有什麼兵士之流的人們跟着他，雖然他的耳朵裏面還有那皮鞋的怪響聲。

他在微風中慢步着，微風吹得他有些癢癢地，在癢癢地之中，他回到

了自己的家。

老婆正在堂屋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着，這很使阿庚掃興，他以爲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正該快活，而她竟然彷彿感到末日要來了似的傷心，對阿庚簡直是非禮的行爲。但阿庚或者因爲太快活了罷，不願怎樣爲難她，還寫意地走到她的面前，拉開她的兩手說：

「誰罵了你嗎？」

「你總算回來了！」她嗚咽着說。

「不要爲我担心罷，」他摸了她的臉一下，「我回來了，你應該高興罷！」
「我真是嚇得要死，兩個兵來駕着你走，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害怕……」

「現在不要怕了罷！」

「爹在床上亂叫呢，聽見你被兵抓走了，……」

「怎末樣？」

「光說胡話，我也聽不清。」爛眼邊扯得格外兇。

阿庚頹然地躺倒椅上，因為他父感到禍事將臨的預示。他在無形中看見了那張新皮紙，新皮紙對他猶笑，他明白父親死後，所有的財產都歸村長了。

他又討厭那個爛眼邊想一拳打平那個蘿蔔花。

房中又微弱地傳出急促地繼續地的病人的聲音。

「喪門神呀……兵……兩個……兩百塊錢……抓走了，……土匪……一羣土匪……紅鬍子……兵……」那聲音說。

阿庚慘然的站起來，向父親的房中走，老婆跟在後面。病房中發出一種惡的臭味，幾乎可以暈倒人。從窗中透進來的光綫都有些發暗。病人的臉已經成了紫色，眉毛痛苦地蹙着，但還不住地轉側。

「爹，你覺得怎麼樣了？」

「兵……兩個兵……喪門神……一羣土匪……」這是回答。

阿庚無法追問了，回過頭去，偏又遇着爛眼邊的老婆，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生氣，猛然一巴掌打在爛眼邊的嘴上了，立刻房中充滿了哭聲。

「哭，哭你媽的，到外邊去哭！」阿庚命令似的說。

父親的病狀漸漸地更惡劣了，阿庚不覺失悔起來，自己怨自己，不該聽爛眼邊的話，不請醫生來看一看，吃一付桑葉或者就能疏散了，（阿庚是藥鋪的學徒，當然知道點藥性。）也說不定，然而現在是晚了，請醫生還得跑出三十里地去，來往要兩三個時辰，况且在這半夜裏，說不定明天下午醫生也來不了。阿庚這樣痛惜着，並不是爲的父親要死，是爲的所有的財產都會跑進村長先生的腰包去。

阿庚一夜沒有睡，父親終於在日光未來之前死去了！

老婆又要大聲哭出來，自然有一半是昨天挨嘴巴的餘痛，但被阿庚堵着嘴了，因爲他覺得這一哭無異於表示「村長先生你來拿罷！」

厄運

死人當然不能躺在床上了事，阿庚想起找間壁的長工小金子來幫忙。他才走出大門，聽見了一陣狼嚎的喇叭聲，不由得停住了，這時，東邊剛現出魚肚色。

狼嚎的喇叭聲逐漸攏來，不久，就看見了一隊精神奮發的兵士，最後是張連長，帶着疲倦的表情，時時將頭仰起來，彷彿要在這清新空氣，行深呼吸似的。阿庚望着他們過去，一直走出村外，憤恨的火苗在他的心中燃燒着。

狼嚎的喇叭聲終於威武地，越傳越遠了。阿庚只好去叩長工小金子的大門。

(五)

這真是村長先生對阿庚的特殊恩惠了，在阿庚交出祖遺全部財產的時候，竟然允留下一間看守田地的破茅屋，和兩畝窪下的稻田給阿庚。阿庚很感激，覺得村長先生之所以爲村長先生者，實在是由於他的寬大和仁慈；假若地保先生在他的地位，恐怕爛眼邊的老婆也算作祖遺財產之內！爛眼邊的老婆的確趕不上阿庚聰明，她主張把那些破爛的傢俱之類的東西一齊搬到茅屋中去，但他堅持着還不如都賣給村長先生罷！不但省却搬運的氣力，而且即使費了氣

運厄

厄運

力，茅屋也未必裝得下。終於阿庚得了勝，歡歡喜喜地接收了三十塊霉爛的大洋錢，搬到茅屋中去了。

這一夜，阿庚簡直沒有睡安穩，爛眼邊的老婆完全反了常，不但不脫得光光地躺在阿庚的懷裏，反而坐在暗淡的青油燈下，咕咕咕地說起來。

「阿庚，你看，家當都完了。」她酸硬地說。

「這個我比你明白。」阿庚閉着眼睛回答。

「現在，怎麼過呢？」蘿蓀花的眼睛閃得逐漸兜起來。

「自然得過。」他不願睜眼睛。

「這樣一個被茅屋，下起雨來，就好像住在漏天裏。」

他不言語，抬起頭來望了望屋頂，屋頂的草像燈穗子似的掛滿了，有幾處竟然張開了口，可以看見天上的鬼映眼的星星，只好自己嘆了一口氣。

「柴呢，不用花錢，米呢，現在穀子還沒有收，菜不能偷到手，油鹽別人

不會送……」

「那都是明天的事！」阿庚有些生氣。

她劇烈地哭起來，哭得那蘿蔔花好似發動機的轉輪迅速地旋轉着，簡直使阿庚看着發暈，喪氣地又躺到床上。

但她還在哭，在阿庚的鼾聲中，她哭得漸漸沒有趣味，終於到鷄剛叫第一次時，她也睡着了。

第二天，阿庚特別起得晚，站在茅屋前的柳樹下，在想着什麼事，老婆披著頭髮又哭了。一羣放牛的孩子們從他面前走過去了，他聽見那最小的一個說：

「庚大叔這時候還在田地裏，不回去吃早飯！」

阿庚感到世界太不成話了，這末大一點的孩子就會說俏皮話，將來不知道要怎樣，不是做督軍，（阿庚以為督軍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就是當土匪。他自

然是很想「回去」，但自己的房子已經屬於村長先生了，早飯是要吃，然而老婆偏曉得哭。

在萬分無聊賴中，他四面望去，但除了遠遠的山影和圍繞的稻田之外，看不見什麼。已經是六月底了，穀子都黃了，微風吹過，穀穗順從地搖擺。他那茅屋就在那些成熟的穀子的田地的正中間，倒真是個看守田地的好處所。

柳樹上來了一個老鴉，老鴉費力地叫起來，叫得阿庚心煩，立刻從地上檢起一個石頭照着老鴉打去，老鴉飛了；那石頭偏落在茅屋上，把屋頂打了一個洞，墜在正在哭泣的老婆的腳前。

「敗家子，你還敢不夠呀，把茅屋拆了罷，大家住到漏天裏。」爛眼邊的老婆高聲喊起來。

「你媽的，你還不弄早飯！」阿庚的肚子餓了。

阿庚坐在門外的石頭上了，看着那爛眼邊的老婆一面在哭泣，一面在洗米

刷鍋，生火，……他一動都不動，心裏想着老鴉是厄連的先驅的警語。

——他媽的，我總算倒釋倒够了，還倒什麼霉呢？他自己對自己說。

雖然他已經在吃着早飯了，仍然忘不掉那老鴉的事，覺得她做的菜竟那樣粗惡，不能吃下去。其實，這是假話，以前，在未搬入茅屋之先，他就很喜歡吃她的菜，現在之所以如此者，不過想以這為藉口，去到那興茂酒店——那村中唯一的小酒館——喝點酒，好驅走那老鴉帶來的晦氣。

阿庚並不是喝酒專家，走進了興茂酒店，酒店的夥計，不認識他，僅知道他好像蓄刻鬼——阿庚的父親的外號——的兒子阿庚。他近來的確比原先出名多多了，一大半是因為娶老婆被土匪搶了，一小半是因為家財都敗光了。差不多三十里以內的人都熟習得很，簡直比自己的事還熟習。那唯一的酒店的夥計是一個矮矮的胖子，縱然就是笨罷，也不應把阿庚的這兩件出色的都忘記了。

酒店的坐位雖是不多，酒客倒不少，長工小金子也在內。阿庚還沒有坐

下；就有許多人向着他擠眼，使他覺得毛骨悚然。他究竟還不失為聰明；立刻面朝外，望着棹上早已擺好一盤炒花生，和一盤鹽豆腐干。夥計拿四兩燒酒，想往棹上放，但被阿庚拒絕了，換了二兩白玫瑰酒。他喝了一口，有些苦，使他想起省城裏的白玫瑰是那樣的甜，好像放了許多糖。

——他媽的，這那是酒，簡直是藥！他想。

阿庚並沒有不喝，仍然艱難地一口一口地啜着，迅速地剝着花生；老鴉的事，又鑽進他的腦裏。

「喂！阿庚，」小金子忍不住開口了：「怎樣搬了家，就看不起人了呀？」

「笑話，你不忙罷？」阿庚覺着他的話裏有刺，但又不能不忍耐着回答。

「你的酒量不會錯，你是上過省城的人！」另外一個瘦子說。

「第一次我一個人喝酒。」阿庚表示他並不是好酒之徒。

「好，我們豁一拳，」已經喝得有八分醉的屠夫！這村中唯一的賣肉者，

叫起來。

「對不起，我不會。」阿庚拒絕了。

「你看不起我麼？」

「我實在是會。」

「不會也得會，我認識你，你是阿庚，你的老婆是爛眼邊，你把畜刻鬼的家當敗完了，敗家子，哈哈！」

阿庚好像掉在火爐裏，臉上熱得發燒。他想說話，但是說不出來，倒不是因為白玫瑰酒，或是花生堵住了嘴巴。

「你敢說，你那爛眼邊的老婆真是原封貨麼？要是原封貨，我就喝乾這杯酒，用不着你勸。哈哈，你還沒有見過原封貨，對不對？你媽的……你說……：「屠夫又這樣叫着，他立刻忘記了自己說的什麼，拿起酒杯來，喝了一大口。」

厄運

小金子首先笑起來，別人也跟著笑。

「我並不認識你！」阿庚噙噙着回答，那烏黑的老鴉更爲有力地在他的腦內叫着。

「噢，你不認識我，哈哈，我倒認識你！你是畜刻鬼的兒子阿庚，你是敗家子，你是爛眼邊的老婆的男人，你媽的，你再說你不認識我！」屠夫走近了阿庚的面前，兩個眼睛瞪起來，像牛卵子。

「我是來喝酒的，並不是來和你打架的。」阿庚也站起來，爲的好避開那兇惡的眼睛。

「你媽的，老子偏要打你這敗家子……」屠夫猛然伸出手來，想向着阿庚的嘴巴打去。

四面笑聲浮動得像瀑布，酒店的夥計着了忙，趕緊上前來阻攔屠夫，屠夫更其兇了！

「他媽的，非打死這敗家子不可！」屠夫在夥計的手臂中掙扎，像豬似的叫喊。

「你媽的，你的老婆才不是原封貨。」阿庚翹起腳來罵了。他並不傻，知道他够不上屠夫的敵手，不過既然有人來勸架，大約屠夫不致打倒身上的，罵罵不會吃虧。

「反了，反了，你們看，」屠夫吼着，好似一匹野獸受了傷。「當真皇帝沒有了，兒子罵父親，夠養的，非打死他不可！」

「反你媽的……你來，你來，……」阿庚覺着有人往外拉他，忽然勇氣漲到極點，故意不肯走。「你才是狗養的，你是驢養的，你是豬養的。」

「記着罷，狗養的，總有一天，我把你打成肉醬。」屠夫的兩片腮都鼓起來，簡直要破裂，然而掙脫不了夥伴的手，屠夫的力量原是很大的，但因爲多喝點酒，頭腦有些發暈。

離酒店兩丈遠了。

阿庚罵着罵着，有些高興了，他從來沒有這樣威武過，可惜他已經被拉到「豬養的，王八蛋……」阿庚罵出「王八蛋」來，打架的人都有些聽不慣，打架和謾罵，在那裡本是天天有的，但總沒有聽見「王八蛋」的罵法，阿庚究竟上過省城，才能知道使用「王八蛋」。

拉阿庚的人都返回酒店裡去，只賸下他一個人孤寂地站着想起自己的當新郎戴的新瓜皮帽竟掉在酒店裡了。自然，他很願意回去拿，然而記起那屠夫的粗惡的手掌，有些胆寒。經過慎重的考慮，他終於決定犧牲了新瓜皮帽，回家去。

阿庚懊悔了，每走一步，懊悔便深一層，還沒有走到家，懊悔早變爲恐懼了。這倒不能怪阿庚胆小，那屠夫的手確實是粗惡得可怕。不用說屠夫是慣於殺豬的，單就那一個魁梧的體格和挺出很遠的肚子，壓也會把阿庚壓扁。況且

屠戶曾經發誓說：「非打死他不可！」恐怕屠戶打死他，還是便宜了他，湊手不及，不是不會拿殺豬的刀扎，那可遭了，阿庚的力量與體格比豬的差遠了。

——真倒霉，一清早老鴉就在頭頂上叫，完了，惹下仇人了，都是喪門神不好。阿庚自言自語，他的思想終於又落到爛眼邊的老婆的身上。

頭頂有點涼快，阿庚又記起了新瓜皮帽。

——他媽的，一頂嶄新的瓜皮帽，只有光着頭皮罷。

他想使他自己容易忘掉剛才的景況，便走到河邊下，但是看着河裏自己的影子，感到屠戶的尖刀會扎進他的肚子。

——豬養的，我沒有敗掉他的家當，他着的什麼急。

他簡直有些混亂了，想不出來怎麼樣好，立刻進了茅屋，頭一眼看見的偏是爛眼邊的老婆在傷心地哭着。

「你媽的，都是你哭，早晚哭死我算完了。」他這樣罵了一聲，就躺倒床

上。老婆哭得更兇了，他只好翻過身去，面朝裡。他覺得很舒適了，大約因爲一日一夜中過度的疲乏，不到一刻鐘之久，他睡着了，自然爛眼邊的老婆還在哭。

阿庚忽然買起洋貨來了，貨物從不遠的縣城中販來，挑到鄰近各村莊去賣。爛眼邊的老婆高興起來，以爲阿庚居然聽了她的勸，能够刻苦耐勞地做買賣；其實，阿庚本意，並不如此，是在好藉故白天跑到別的村莊去，夜晚才回來，躲避那屠夫的粗惡的手掌與尖利的刀鋒。

在剛挑上那洋貨担的時候，阿庚是很不耐煩的，幸而老丈人能夠細心地指示，又不至於隱藏買賣的秘訣。經過三天練習之後，阿庚漸漸地慣了。不過第一天出門的時候，他還有些害羞，然而老丈人却歡喜得要在地下打滾，望着阿庚挑上担子那樣熟練，簡直像一個賣過幾十年洋貨似的，他覺得他的衣鉢總算有了傳人了。

阿庚走着老丈人慣走的路綫，先往東莊，再到小清河吃午飯，然後再到劉莊，吳村，自己的韓莊，却繞過去，非等到黑天，要吃晚飯不回來。自然生意是不會很壞的，以上過省城的資格和老丈人的祕訣，應付買主，是足有裕餘的。

這半個月阿庚過得很自在，既沒有遇見那豬養的屠夫，而爛眼邊的老婆不哭了，竟然無緣無故地會望着他笑起來。所可惜者，就是他每次到劉莊時，總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出來買東西，而那位大姑娘不說話，還倒罷了，一開口，就活像張木匠的女兒，引起自己以前的創傷。或者是憶戀前情罷，他對她往往不自覺地公道許多，譬如一大扎青洋線，應該賣五個大銅元，賣給她，只收一半價錢。阿庚賤賣的聲音傳偏了劉莊，然而別的娘們想討便宜，價並不賤，才知道阿庚有些偏心眼。

倒霉的日子又開始來了；那天，他在劉莊轉了三圈，才遇到一個四十多歲

的女主僱。挑挑揀揀地，她麻煩了他半天，終於看中了一口針，抖顫地從口袋中摸出一個小銅元丟到貨担上回頭就走，彷彿有鬼追她。

「不行，一個大銅元一口，不還價。」阿庚鄙視地叫出來。

「你不是只賣一個小銅元麼？」女主僱回過頭來反問。

「向來不賤賣。」

「隔壁的二丫頭是一個小銅元買一口。」

「一天是一天的價，早晚還市價不同。」他的眼前幌過張木匠的女兒似的面容，強辯地解說。

「你是人不是人，一個莊裏賣兩樣價，你欺侮你的老娘？」女主僱劇烈地喊起來，好像有人在捏着她的脖子。

「我爹沒有那樣福氣，我不能折本賣給你……」他也喊起來。

一羣人圍攔來看熱鬧，阿庚的臉都紅得紫了。女主僱更其威風了，竟要伸

手去打他嘴巴。

「你這個有娘養無娘教的賤貨。」女主僱罵得吐沫直噴，兩枝手狂亂地揮舞着，恰似一個道士捉鬼。

「你才真他媽的賤貨。」

「你媽偷了和尚，養了你這雜種，你再說……」巴掌正打在阿庚的右臉上，在他轉過身去，找人評理的時候。

阿庚的臉上發熱，好像被烙鐵烙了一下，望着面前的一個瘋狂的女人臉，本想抬起來回敬她，然而竟未抬起，因為他的直覺中以為男子不該打女子，除了自己的老婆。幸而有兩三個娘兒們拉着她，他才敢罵出來：

「你這個老婊子，想男人想瘋了，連貨都不認識了。老子不賣給你，你拿回來，你打你老子！……」

運厄

「雜種……媽的……你媽偷野老公……老娘……」女主僱在四五隻手中掙

手去打他嘴巴。

「你這個有娘養無娘教的賤貨。」女主僱罵得吐沫直噴，兩枝手狂亂地揮舞着，恰似一個道士捉鬼。

「你才真他媽的賤貨。」

「你媽偷了和尚，養了你這雜種，你再說……」巴掌正打在阿庚的右臉上，在他轉過身去，找人評理的時候。

阿庚的臉上發熱，好像被烙鐵烙了一下，望着面前的一個瘋狂的女人臉，本想抬起來回敬她，然而竟未抬起，因為他的直覺中以為男子不該打女子，除了自己的老婆。幸而有兩三個娘兒們拉着她，他才敢罵出來：

「你這個老婊子，想男人想瘋了，連貨都不認識了。老子不賣給你，你拿回來，你打你老子！……」

運厄

「雜種……媽的……你媽偷野老公……老娘……」女主僱在四五隻手中掙

相同，除了常備花生，瓜子，燒酒之類，供客消遣之外，而且倘客人的懷中充足，還可以擠進後面的矮房中去賭兩下。

第一天，阿庚到這茶館中，是偶然的，以後便成了規矩。後房的賭聲傳到前面來，在座的客人都有些心旌搖搖，他自然也不能不動一動。藉了要小便的光，他竟然走到後房的窗下，偷偷地抬起頭從木窗中望進去，看見一羣興奮的人們，團團地圍着快要倒坍的棹子。正中是屠夫，他的對頭冤家，凸着肚子，張開手掌要掀寶蓋子。寶蓋子一掀開，房裡就立刻起了一陣喧嘩，屠夫的錢堆忽然漲高三寸，這很使他頗為羨慕。

他本來不妨進去的，不過他不敢，因為屠夫早已說過要把他打成肉醬的。他雖然沒有什麼處世經驗，但不至於傻到送死。然而他究竟是缺乏處世經驗，因為他不明白人在贏錢的時候，是可以原諒一切的，那怕打過他的嘴巴。果然，在屠夫偶而仰頭要大笑一下，發洩快樂的時候，欣然地叫出來：

厄
運

「喂，庚大哥你也來一個罷！」

一羣頭轉過來，他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

「大嫂不會生氣的，玩玩。」屠夫笑起來，流出眼淚就像哭。

阿庚覺得似乎背後有一種不知從何處來的力量將他一推，就進去了，幸虧屠夫的一隻手掌捧動，他才順勢鑽到棹前了。棹上盡是錢堆，正中間就是那所謂寶盆。這些映入阿庚的眼裡，使阿庚的渾身發熱；其實，只要來賭的，都有些熱，每個人焦灼而急促地喘息着，尤其是開寶的屠夫，他的肚子上，和額前，溜滑地淌着汗流。

他對於賭寶，自然不能算內行；以前在生藥鋪當學徒的時候，正月間鋪夥聚賭，倒是不少看過，試一試的慾望是很大的，不過格於規矩，爬不上棹子。這一回，總算償了宿願了。他看着一堆堆的錢往屠夫的面前跑，很爲屠夫快活，然而他想，倘使牠們往自己的面前跑，那就更其快活。但是這種快活，不

是白來的，得自己掏腰包去換來。他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不得不伸手到腰包中去掏本錢。

站在賭棹前，想伸手到自己的腰包去掏錢，是很難的，應該費大氣力，才能達到目的，他還沒有這種經驗。所以他剛把右臂往後一推，碰了站在背後的前胸，立刻聽到這句話：「你媽的，好生站住！」再等他把手伸了進去，忽然第三層的賭客在板凳上立了起來，一隻大腿將他頂得死緊，而且整個身子匍匐下來，低着頭，吐沫正滴在他的頭上，他拿不出他的手來。幸而寶蓋又揭開，才有一陣鬆動，於是他趁勢拉出手來，剛賣來的錢票都握在手中。

阿庚的頭上開始冒汗，而且不久流了，那是因為他賭起勁來。這一天，他的腰包內充得滿滿地走回家，覺得挑在肩上的洋貨担，竟是那樣累墜，倒不如把牠丟在一邊。或者他的賭術不佳，贏過三天以後，漸漸地輸起來，輸得連洋貨担都賣掉了，然而還要來，終於他不得不借屠夫放的閻王債來撈本。

自然，撈本總不如送本容易，只要看他的爛眼邊的老婆又是無日無夜地哭起來，就知道他的賭運老沒有變好。爛眼邊的老婆並不是不肯勸他，而且勸的時候，哭得更兇，眼上的蘿蔔花比任何時候扯得更劇烈，但這都無用，他還是在借閻王債。至於他所以要繼續借閻王債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不借債，不能撈本，不能撈本，就不能贏錢。

阿庚所希望的一天，居然來了。他得意地在賭場上高坐着，面前的錢堆瘋狂地增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走了什麼運。然而對坐的屠夫却氣咻咻然活像一匹豬，臉上尋不出一點快樂的蹤跡，常常兩眼瞪在寶碟裡夠半刻鐘不動。

「媽的骰子有鬼！」屠夫陡然叫出來。

「放屁！」茶館的老柏反駁了。

「放你媽的屁，爲什麼牠老出單？」屠夫把骰子抓起，向茶館的老板丟去，正打在左眼上。

「好你媽的，……」茶館的老板一拳打在屠戶的嘴巴上。

賭場上騷然了，連阿庚也幫着來勸架，煤油燈翻過來，立刻騷然變爲混亂。終於棹子的四脚朝天，躺着喘氣；而糾纏着的兩人移到外面來。

茶館的老板倒下了，頭上挨了一板凳脚，血流出來，把臉都染紅了。屠戶預備跑，然而被女老板捉着了，鼻涕眼淚從她的眼鼻向外冒。賭客都想溜，但忘不了自己掉在賭場上的錢。等到地保找到了，他竟把賭場封起來，不許誰進去。

阿庚有些暈暈然，喪氣地靠着牆根，嘆惜自己贏來的那些錢無辜地被拋在地上，不能進自己的腰包。

我們無須猜想就可以知道阿庚那天回去是不能心平氣和的，偏偏爛眼邊的老婆不明白這點，關頭就問：

「這一天，你死到那裡去了？家裡連米都沒有。」

運厄

床。

「你媽的喪門神，都是你帶累了，只知道要吃，吃你媽。」阿庚躺上了爛眼邊的老婆不敢再說話，只有使勁地扯蘿蔔花。

阿庚睡不着，因為他自己的肚子，也餓了，然而沒有米。

「他媽的這些臭虫！」他莫名其妙地翻了幾個身，然後慘然閉緊了兩眼。

(六)

阿庚上了省城了。

阿庚並不遺棄韓莊，實在是韓莊遺棄他。賣洋貨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恢復舊業罷。沒有本錢。偏是屠夫發脾氣，劉莊的茶館關了門，沒有賭場，那裡去借閻王債？在以前，他還不大明白閻王債的意義，現在明白了，然而晚了，

厄運

公閻王——屠戶——雖然因為打破茶館的老板的頭，抓進衙門裡去，然而母閻王——屠戶的老婆——比公閻王更其厲害些，不但要逼着他立刻還錢，而且不

到一月，竟把利錢算得超過本錢一倍還多。這當然是事實，他不能立刻拿出錢來，更拿不出那末多。幸而他的心地寬闊，毫不至有因此起自殺之念，但是爛眼邊的老婆苦矣，繫緊了肚子搪塞債主。終於她覺得債主搪得住，肚子却繫不住，無可奈何，半夜裡偷偷地跑回娘家去了。阿庚只賸下一個人，所以也只好溜之乎也。

現在，阿庚是一個人在省城裡的街上無目的地走着。

季候雖然已經是十月底，氣候還是熱得像蒸籠裡似的。照例，一到傍晚，大街應當十分熱鬧，然而在阿庚離開的幾個月中一切都變了，整個的省城充滿了恐慌的空氣，深蒙了一層憂鬱的色彩。

這種情形很使阿庚有些茫然，他已受够恐慌和憂鬱的追襲了，偏又墜進恐慌與憂鬱的漩渦中。在他走過幾條街之後，不能不想起吃飯的問題來。他有幾件藍布大褂，但早已當掉作盤費，現在除了當掉他自己之外，實在別無他法。

他恨起那充滿這省城中的恐慌與憂鬱，以為他之所以不能解決吃飯問題者，就因為一省城裡的人都上了牠們的當。自然，在那冷清清的街上，也走着與他同樣憎恨恐慌與憂鬱的人們，然而他們並不是爲的吃飯問題，而在自己的財產會被恐慌與憂鬱帶走了。

一羣車輛從他的身旁走過，每個車上都堆滿了皮箱，往江邊走，運到對江，的租界中去。他站住了，望着那匆忙的車輛出神。他想着，只要任何車上的一口皮箱，他的吃飯問題便解決了，至少今天夜裡可以飽飽地睡一夜。車輛逐漸稀少起來，大約已到城門關閉的時間。

他再往前走，走到最熱鬧的長街，街旁的報牌前圍着一羣觀客，個個都仰起頭來，像烏龜似的，注視着報上的每行字。他無聊地鑽進人縫裡，擁到報牌前，首先看到的就是第一行，那正是一個驚人的特別的題目：「我軍縮短戰線 革命軍並未追擊。」

「革命」對阿庚還不熟習，雖然他是在推翻滿清的戰爭以前出世的，但一般人却叫那種戰爭爲「反正」，不叫革命。他終於解釋出來了，「革命軍」就是革掉命的軍隊，等於民國元年的敢死隊。至於「我軍」，他一猜就猜到是吳大帥的手下。爲的要明白兩軍開戰的原由，他就再看下去：

「確實消息，昨日前線有大激戰，吳子玉親往汀泗橋督戰，因戰略關係，縮短戰線三十里。革命軍並未前進，僅斥候隊向前移動，聞敵方向在補充後援，一二日或無戰事，云云。」

報紙只有戰況，並無原由，不過這對阿庚總有些益處，就是他因此可以知道在省城不遠打仗了，並且這邊在往後退，戰爭簡直有將省城吞沒的形勢。

阿庚正想看下去，忽然耳邊有一陣風，回過頭去看，一張毛嘴對着一個乾癟的耳朵輕輕地說：「真來了！」另外鑽進一個肥大的胖子來，猛不妨把他擠到那毛嘴之下，他想看也看不成了。前後把他一緊，肚子變成扁扁的，使他

又記起了吃飯問題。

「管他媽的，吃飯要緊。」他自語着離開了那看報的一羣。

然而飯從那裡來呢？

他已經在一個酒館的門前了。酒館的生意很可以，臨街的大玻璃窗中透出幢幢的人影，並且嘈雜的聲音在裡面沸騰着。他覺着他的鼻子陡然尖銳起來，竟可以聞出玻璃窗中的各種菜的香味。他劇烈地吞着吐沫，然而無濟於事。

他想不出在這種恐懼與驚慌之中，爲什麼還有這末多人來上酒館。他偷偷地從一個隙縫望進去，吃酒的盡是軍官。那些軍官的臉上都紅了，然而還不肯罷休。忽然一個短小而多髯的軍官站起來了，口裡犛犛然，好像在叫什麼，立刻一匹櫻色的大狗爬到他的腳前。一塊鮮紅的牛肉懸在軍官的手中，那狗使兩腳立起來去搶，然而那軍官不願那樣容易讓牠搶到嘴，終於逼迫牠滾了三滾，才丟給了牠。其餘軍官都笑起來贊揚狗的聰明。

運厄

然而阿庚却不贊揚那狗，因為他覺得倘若有人給他一碗飯時，他能夠更伶俐地滾三下，他自信比狗滾得好。可惜竟沒有人來拿肉逗引他。他忽然感覺到他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如一匹狗。

——做狗是多末舒服呵，有現成的牛肉吃。

他這樣思索着，結果發現自己是一個人。

軍官們騷動了，有兩個豁起拳來。

他不能再看下去，因為從門裡走出一個軍士，大約是那些軍官的護兵，只要看他的腰裡插着手槍就知道。

他從酒館的側巷轉過去，到了酒館的後門，後門裡邊是做菜的爐竈，一位掌勺的正使勁敲鍋，發出有節奏的「括括」聲響，無異在說：「你瞧，這是多美的菜呵！」他眼瞪着一盤盤頗有香味的菜從前面送，自己的肚子更特別空虛起來。

在他的想像裡，猛然浮現出一個乞丐的面容，只要看那乞丐蠢笨地張着手掌，囁嚅地叫不出一聲，當然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並沒有學會乞討的技術，那末，這張開的手掌，除了永遠張開着之外，不會有錢掉在手掌上，或有食物從牠運進肚子裡。他覺得這乞丐就是他。

他失望了，對於自己。自然是大司務看着他這樣出神地注視得有些討厭，把後門關得「拍」的一響，表示驅逐他走。他只好走了，走向一條他不大認識的黑暗街道裡。

走不到三丈遠，一個黑影子在他的眼前閃灼。

「站住！」那黑影子叫。

他自然站住了！

「舉起手來！」那黑影子再叫。

他自然也舉起手來。

於是一隻手在他的週身一摸。

「滾罷，你媽的，記住，以後出來多帶點錢。」

他並沒有真滾，還是走。

轉了一個灣，又轉了一個灣，他忽然想起這真是一個充滿肚最妙的方法，大可以如法炮製。

然而他的運氣不佳，等了半夜，只遇見一個拉洋車的，雖

然是拉車的，他也從他的身上摸來兩角大洋。他究竟是個生手，忘記囑咐：「記住，以後出來多帶點錢。」而且沒有等到被搶的去遠，就使氣地把假充手鎗的短樹枝丟到牆角裡。

兩角大洋在手中旋轉着，然而飯舖裡關了門，吃不成。空乏的肚子累得他太疲倦了，他簡直不能再向前走一步，只好在一家大門洞裡蹲下了。雖然沒有枕頭，但他睡得很熟，並且還做了成串的夢；夢見他自己是一個軍官，帶着一

匹肥胖的洋狗回家鄉，母屠夫不敢再來討閻王債，而高貴如村長先生和地保先生竟客氣得要爬在地下磕頭。

他醒了，是在天剛現魚肚色的時候，懶懶地伸了伸腰，覺得背脊發疼。街上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連警察都不見了。因為身上有了兩角大洋，想找一個飯舖。

對面走來一個人，像學生模樣，手裡拿着一大捲紙，阿庚不理他，解開褲子，就在牆角裡小便。小便沒有溺完，背後有人拍了一下，他回頭看正是對面走來的那抱紙捲的人。

「有一件事，你願不願意做？」那抱紙捲的人開口了，說話時，向四周望了一下，故意把聲音放輕些。

「我也不曉得我願不願意。」他回答着，一邊在繫褲子。

「貼這些紙，一次五角大洋」。

「他媽的這末些，要貼到什麼時候！」

「一個鐘頭總可以。」

「五角現大洋，先給錢。」

「如果不貼，明天不找你。」

「明天還有麼？」

「自然，天天有。」

「我們明天這裡見，不貼不給錢。」

紙捲從那個人的手到了阿庚的掌中，同時，五角大洋也跑進了他的腰包。

他開始在每個巷口貼起來，貼得那樣仔細，不願讓一個紙條歪站着牆上。貼到第五張上，他才發現了每張紙條上都有一句話。

他讀起那些話來：

「打倒軍閥！」

「打倒吳佩孚！」

「歡迎國民革命軍！」

「中國國民黨萬歲！」

那些話都於他陌生得很，然而他也並不理解。

「喝，打倒罷！」他自語着：「讓他媽的打倒罷。」

他貼着，貼着，以至於肚子不能讓他再貼，只好偷偷地撕了幾張，並且還揉得碎碎地丟在牆角裡，然後摸着腰包裏的七角大洋，走進一個小飯舖中去。

他吃得很飽，簡直直不起腰來。這倒不能說他饑嘴，兩天的飯做一頓吃，自然是該如此的。走出飯舖的大門，他覺得無處可去了。但是飯舖已然不能使他多所留戀，他只好再到大街去遊蕩去。

大街上經過的人們更其恐慌了，而從他的眼前經過的滿載着箱子之類的洋車頻繁得使他數不清。

——走罷，你媽的，留下我們這些窮鬼們看守這牢城。

遠遠地來了一行列軍士，那樣萎靡，他竟以為他們是剛敗下來的。他雖然懷有這樣不敬之念，但他直覺地趕快讓在街旁邊，張着嘴，研究那些凌亂的步伐。每個街口，留下八個軍士，散漫地站着，這無異告訴人說：「更糟了。」

——站着罷，快來了。

他想笑，他以為這種情形是很可笑的，已經來到眼前了，還這樣假威武，終於會托着尾巴逃跑的。

天氣陰慘起來，正如這城中的人們所想，不過在牆上的標語却能夠發光，可惜被警察發現了，開始撕下來，這對他頗有點痛心，因為貼的時候，真費了他的不少精力。他看看被撕得體無完膚的標語，恨不得把警察打死，然而結果，只咬了一咬牙了事，自己走向一邊去。

——撕你媽的，明天再貼，又是五角大洋。

他走遍了這些大街，所遇見的竟然都是恐慌的寂寞，有些厭倦了。然而熱鬧的街市並不是沒有，不過他還沒有發現。每個米舖的門口總有成羣的人們等待着買米，而每個當舖的門口也同樣被許多當東西的圍着。有資產的自然不會來湊熱鬧，然而小資產或無產者却有時不能不仰仗當舖施以救濟，或是儘量買米，準備閉城時不致餓死。

厭倦把阿庚帶到那圖書館的園地裡，那裡有很長的坐椅，大可以做一個臨時旅館，可惜他竟不能睡得很熟，一來是門外軍隊過往得吵鬧，二來是念念不忘明天又可以得到五角大洋。

在第二天清晨，他走到同樣地點，去等候抱紙捲的人。這種路程是很艱難的，因為他必得通過許多崗位，而他那偷偷摸摸的神氣使每一個兵士都想檢查他的身上，看他帶着手槍之類沒有，但是都失望了，除了賸下的三角大洋，其餘是光光的身子。

運厄

果然抱紙捲的人不失信又來了。

「可惜都被人撕掉了！」阿庚先開口。

「今天再貼。」這是回答。

「先給五角大洋。」

「要貼當路。」

「當路容易。」

「再貼幾天，我們的日子就來了，更多給你錢。」

「來了，我找你。」阿庚說着又接過紙捲來。

貼完紙捲，厭倦再來攻襲他，他只好跑到江邊去，江邊那樣嘈雜，好像過年。剛從火車下來的成羣的兵士隨地坐臥着。從他們的臉上看來，他們總有幾天不吃不睡了。滿身盡是沙土，好像才從洞裡鑽出來的。恐怖的餘波還未從他們的眼腫中消逝去，而他們又成了疲乏的奴隸了。

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不濟事的兵士，比張連長時部下還不如。

兵士不斷地從火車站走出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缺腿少手的，必須人擡着的都充滿了他的眼前；不久盛在棺材中的軍官也運到了。呻吟與叫罵作成了交響樂。

——喝，真來了。他望着那些爲戰爭所犧牲的殘廢者這樣想，但他不明白是什麼來了。

阿庚長了這末大小，這是頭一次面臨着戰爭，所以他還不明白有拉夫那一回事。在指揮官要派兵士拉夫擡殘廢者時，觀衆開始向後退去。阿庚退得最晚，自然首先被人抓去。

與他合夥的是一個長子，竟然那樣長，比他幾乎高出一個頭，他覺得很歉然，即使他怎樣用力，被擡者總好像睡溜板似的。幸而目的地並不遠，就在擡船上，然而來往五趟之後，他的背上沁出汗來。

——倒霉，沒有事撞死尸。

他自語着，仍然不敢不擻，因為有鎗靶頂着屁股，一下就不輕，準保屁股上紫一塊。

天還沒有黑，殘廢者總算擻完了，他急忙溜回城中去。走起路來，身上的每根筋都扯得痛，而且這一夜睡得不安穩。

厄運更追着他來了，在他第三天貼標語的時候，忽然一隻警察的手從他的脅夾窩裡伸過來，捏着他的右膀。

「原來都是你貼的呀！」警察發現秘密似的說。

「我才貼到第三天，以前我不知道。」他的眼內開始有些惶惑，趕緊轉過身子來！

「你是共產黨！」

「五角大洋一天，先給錢。」

「跟我走！」

阿庚不願把未貼的標語拋在地下，還死死地夾着，隨着警察走進一個警察署裡去。警察署裡有的是長板凳，他被命令坐下。這樣，他一直坐到深夜，他要睡下，然而警察不許。

「我犯了什麼罪麼？」阿庚問。

「殺頭的罪！」

「殺頭的罪。」阿庚重複着這句話。

「殺頭，」阿庚是懂得的，但何以他會犯了這個罪，却不很明白。他以為貼一貼紙條，應該沒有什麼妨害，況且也並不是他自己願意貼，五角大洋僱他貼的。

厄運

他不敢再追問了，反覆地以右手摸自己的頸項。雖然眼前浮出不少的幻像，如法場，爛眼邊的老婆之類，然而他漸漸地有些朦朧起來，似乎就這樣直

運厄

挺挺地坐着，也很容易走進睡鄉裡去。

審問的時間終於到了，阿庚被一個警察捏醒，很想打一個呵欠，不知是什麼原因竟阻止他沒有打成功。

公堂是很爲簡陋的，除了一個審問台之外，竟沒有別的傢俱。審問台上自然有一個人，其實，也不妨叫做菩薩，因爲他那樣方頭大耳，胖巍巍地像泥巴塑的。阿庚邁到審問台前，覺得四面陰森森地有些怕人，下巴不由自主地顫顫起來。

審問官的頭活動了，一起一落地，在無聊地點着，問阿庚的姓名籍貫時的聲音，細得有點使阿庚聽不見，幸而書記拿着筆在寫什麼，遇到必要的時候，替他傳幾句。

「你大約是個共產黨罷？」審問官這個時候，才睜開烏龜似的眼睛，頭故意地往前面一伸。

「我不懂。」

「那末，你爲什麼貼赤化的標語。」

「不是什麼標語，是紙條，一個人僱我貼的，說明五角大洋一次，先給錢。」

「僱你貼的誰！」

「我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你就替他貼麼？」

「剛才說過五角大洋一次，先給錢。」

「總而言之，你是共產黨，只要看你這個樣子。」

審問就這樣潦草地終結了，阿庚又被帶到長板凳上。一刻鐘以內，一個警察拿着他的口供給他看，他發現了「我願意去貼的」一句話，這很使他驚異。

「先生，」阿庚低低地說：「我並沒有說這句話。」

「你大約是忘記了。」這是回答。

阿庚再往下看，雖然不相同，或甚至相反的話，接連地在眼前出現，然而不敢問，恐怕又是自己「大約忘記了。」

就這樣子，阿庚很幸運地被提進監獄裡去。

阿庚進了監獄以後，這小小的城中更爲混亂了，不久，周圍有了砲聲，再不久，城門關了，飢餓的魔鬼很蹤追了來。這一切，阿庚都模糊對之，所能夠意識到的只是：

「來了，來了，來了！」

(七)

終於「來了，」阿庚莫名其妙地被釋放了。

他想不到在這短短的拘留期中，世界竟會變了樣，而變得那樣厲害，簡直使他覺着他跑到另一世界中；這世界於他太陌生，太不熟習了。

他帶有那驚奇的眼光望着一切，無論如何，他也猜不透這一切怎麼會變成這種怪樣子。城中都頹敗了，顯出戰後猶惡的面容。街市上每個舖子，緊緊地閉着大門，拒絕一切的僱客。阿庚從這條街遊到那條街，竟尋不出一家小飯舖

厄運

來。

然而整個的城中却充滿熱烈的氣焰，只看那匆忙着的武裝者或短裝的人們，紅光滿面地走起路來，高挺着胸，便可以知道他們便是熱烈的氣焰的散發者。阿庚注視着每一個從眼前經過的人，並且還要目送到他所看不見的地方。

阿庚爲這熱烈的氣焰所燻灼得忘記了飢餓。

各式各樣的標語高據在每個牆上，標語的旁邊常常有一兩張壁畫，都射出誘惑人的光輝。阿庚看見了標語，又看見壁畫，正是一張描寫軍閥罪惡的。

——真不行，他媽的把紙條貼得這歪。

——「軍閥把民衆陷死了！」

他自語着讀那些標語和壁畫上的題辭。視線稍稍一偏，就發現插在店舖門口的青白旗。

自然，這是阿庚第一次看見青白旗了：雖然他並不明白青白的意義與夫代

表的什麼，但是他的直覺中感到牠代替了那破爛的五色。他不是國粹論者，對五色旗毫無憐戀的意思。

一羣軍官傍近了他，那樣亮的皮綁腿和皮帶，引起了他的興趣，他竟然不自覺地隨着他們走了一條街，正要站住腳，又遇着一羣工人糾察隊，同他一樣的人，不過手上多了一條白木棍。

總之，無一件事物不新奇，值得他去留戀的。

他感到困乏了，想睡覺，然而沒有讓他睡覺的餘暇，遠遠地傳來的國民革命歌又促住了他的注意。唱歌的是一羣青年，在前引路的就是那要阿庚貼標語的人。每個人把手中的旗幟高高地舉起來，張着嘴叫着：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除軍閥，除軍閥，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

齊歡唱，齊歡唱，」

但那不能合着——的節拍。顯出嘈雜來，像澎湃着的海浪。

這一羣漸漸地走向阿庚，阿庚用足趾豎立起來，從前面的人頭的縫中費力地望過去。

議論紛紜了，一個鬍子擋着阿庚的眼，故意擡起眉毛來，嘴巴一撇，輕輕推了旁邊的一個長子（這長子也正擋着阿庚，）一下，然後再湊近他的耳朵說：

「他媽的大出喪似的。」

「這叫做遊行！」長子不耐煩地解說：

「遊行爲什麼拿紙旗？」

「爲的節省呀，一天不知遊行多少次，都用布的，那可不了。」

「應該有個音樂隊！」

「你看，他們不是在叫喚麼？」

阿庚伸不出頭去，因為他們議論得太熱心了，偏偏擋住了阿庚的視線。看熱鬧的全往這邊擠，把阿庚擠到一個女人的背後，那個女人簡直在歇斯得里地呼喊着：

「來了，這一羣，可惜沒有踩高蹺的，賽會呀，不如三年前的玩龍燈……」

如果她單是歇斯得里地呼喊着，阿庚還能忍耐下去，偏偏她說起話來，兩隻手舞着像一個發動機的轉輪。他只得再擠向另一邊，然而在那裡他又聽見各式各樣的論調了：

「沒有女同志！」青年的店員說。

「旗幟再舉高一點，就更威武了！」一個小孩這樣惋惜。

「革命了，革掉命罷！」老太太不滿意地批評。

「革命軍不到，我們簡直會被大兵欺侮死了！」一個洋車夫回憶起以前被打的情形。

「讓開一點，來了，來了！」警察趕着看熱鬧的羣衆。

阿庚漸漸地熱起來，而意外地興奮了，當他聽見大家口中叫着「來了」的時時。

遠遠的一羣逐漸近來，在青白旗下高颯地走着的正是阿庚的主僱，他那抑揚的步履顯示出勝利的歡悅，發狂的眼光注視着兩傍的羣衆，只要是他們的足跡所經過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冒出革命的火燄。這火燄燃燒起來，將每一個曾經爲軍閥或封建制度所壓榨的青年吸引到熔爐裡去，將他們加以鍛鍊，鍛鍊成一個新的人，這新的人就是將來的柱子。

阿庚瘋狂地跳起來，推開面前的許多障礙，跑到街中，然而當他接近這一羣的時候，他立刻畏懼了，但他終於說出：

「先生，我們的日子來了麼？」

「打倒……」他的主僱剛剛要喊出「軍閥」，看見了他，立刻轉了口氣：「你怎麼出來了？」

「他們把我放了！」

「那很好，——打倒軍閥！——你跟着我走罷！」

「我們的日子真來了麼？」

「自然來了，——打倒帝國主義！——你也叫呀！」

「打倒帝……打倒什麼呀？」

「打倒帝國主義！」阿庚的主僱叫了，而且舉起右手來。

「打倒帝國主義！」大家齊聲跟着喊，自然阿庚也在內。

這一羣已經像野獸了，瘋狂地奔往闊馬廠，那裡正開着「歡迎革命將士大會」；會場早已擠滿了，他們只好鑽到東邊的小演講台前，因為正中的主席

厄

運厄

台，完全被了包圍，沒有一點隙地。

阿庚竟然忘記他是幹甚麼來的，甚至於忘記他就是阿庚，這些新奇的景像，捉住了他的全部神經，幾乎羣衆每一陣吶喊或是搖動一下，都給予他大的興味。實在的，全部羣衆連着他都沉醉了，沉醉於革命的圍氛中。

阿庚的主僱忽然跳上了台去，揚起手來，像一匹狗熊，拿起那大喇叭來喊着：

「同志們，秩序，秩序，就要開會了！」

但台下的羣衆仍然是那樣混亂，阿庚反而笑了，他覺着這大的喇叭真容易出氣。

「張同志再叫罷！」站在阿庚旁邊的一位武裝者開口說。

「李同志，真不容易平靖，我看，再等一刻鐘開會，他們會冒煙了。」阿庚的主僱回答。

阿庚這時才知道他的主僱姓張。

「同志們，快了，快了，革命的應該保守秩序。」張同志又用大喇叭叫着，所得的結果仍然是沸騰的嘈雜。

終於實行開會了，人聲才漸漸有些平靖，總理遺囑和主席報告總算在平靖中通過，等到代表們講演時，平靖立刻復歸於動搖了。主席台太遠，阿庚望不清楚，只看見一個武裝者在那裡跳躍，像猴子戲，不得不仰頭專看就近的演講台上。又是張同志在台上叫。

「同志們，我們熱烈地歡迎革命的將士們，我們並不是歡迎任何個人，我們是歡迎他們的革命精神，是歡迎他們把革命的光明從遼遠的革命的根據地廣東帶到這裡來！他們以他們的熱血與軍閥鬥爭，現在怎麼樣，吳佩孚被打倒了，我們知道一切的軍閥將與吳佩孚一起被打倒。……」

「打倒軍閥！」羣衆猛然喊起來。

厄運

「國民革命剛剛達到一個階段，離成功，還有很長的艱難的路程。同志們，我們的敵人太多了，帝國主義，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買辦階級，總而言之，反動者都是我們的敵人。更要緊的是整個剷除封建思想……」

「剷除封建思想！」羣衆又間斷了他的話。

「同志們，同志們，要守秩序，——革命者應該爲黨國犧牲他的生命，他的熱血；而我們的革命將士正是犧牲他們的生命熱血，來與軍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作戰……」

「歡迎革命將士！」羣衆熱烈地不間斷地高呼，以至於張同志沒有時間繼續開口。

「同志們，同志們，秩序，同志們，……」他再忙亂地叫着，並且無法地搖擺着尊貴的頭。

台下仍然亂哄哄。

「同志們，」他忽然想起了阿庚：「有一件新奇的事情報告大家，新出獄的黃同志他願意訴說他的經過。……」

人聲果然有些低沉下去，大概的等着他的新奇的事情。

正在出神的阿庚忽然感到有人捉着他的左膀，並不徵求他的意見，硬往台上拉。阿庚竟無抵抗地被拉到台上。

一陣暴雨似的掌聲，響得阿庚有些慌亂。他走到了台中間，輕輕地矚了台下一下，許多亮晶晶的眼睛都注視着他。他怕看見眼睛，他覺着這些眼睛都是魔鬼的化身，想來吞沒他，然而他又禁不住不看。

「講呀，」張同志催促他。

他不知道他應該把他的手放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應該把腳怎樣站着。

他使勁地鎮定着身子，免強抖顫得被人看出來。

又是一陣掌聲。

厄運

「同……志……們……」他嗚嚕着叫出來了。

「大聲些！」張同志又頒發命令了。

「同志們，」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麼能够這樣大聲叫出來了：我是黃庚生，我。」

「只講入獄的經過。」又是張同志說。

「同志們，」他費力地搓着兩手，咳了一聲嗽。「同志們，我是被警察抓進牢裡的，他們說貼標語，這可不能怪我，五角大洋一天，先給錢呀！好他媽的，他們把我關起來，……」

他再咳了一聲，搓了搓手掌，然後接着說：

「我有一天沒有吃飯，餓肚子倒還對付，渴起來可不行，簡直連自己的尿都要喝。……」

四面的笑聲猛烈地浮起，他無法再講下去，想轉身去，然而他的腿子竟不

是他自己的了，不受他自己的命令。像木頭棍子似的，他挺然地立着，惶惑地望着那些浮動着的亮晶晶的眼睛出神。

「同志們，秩序呀，秩序……」張同志拿起大喇叭筒。

「我們的日子不是來了麼？」他艱難地講：「這是張同志告訴我的，我們的日子來了，喝，媽的我們該快活了。……」

「打倒軍閥呀，打倒帝國主義呀……」他真個快活地叫起來，漸漸地興奮得心胸要炸裂了。

掌聲和笑聲奏出了交響樂，阿庚在紛然的雜亂中紅着臉溜走了，再跑到台下來。

接着阿庚講演的是一位女同志，女同志簡直是興奮劑，光她們的姿式，走路來一扭一扭地，就能吸住羣衆的注意，何況還有清脆的嗓音。

「好，」阿庚拭了頭上的汗，靠着台柱子，說：「女同志演講了。」

「我們第一件要打倒帝國主義，」那清脆的聲音叫囂着：「呵，帝國主義是軍閥的父親，我們宰了兒子，必須先打倒父親，呵，帝國主義，……」

「她是湖南人！」穿藍布褂的工人糾察隊開口了。

「我敢發誓，她是湖北人」另一個爭辯。

「她不是四川人，你罵我是王八蛋！」又是一個新主張。

「你們這是輕視婦女的人格，反革命！」拿着旗的女學生瞪起眼來，望着他們。

「沒有說你！」三個人一起回答。

如果你們是革命的，你們應該尊重女權。」那位女學生紅着臉，幾乎歇斯得里地喊着：「假使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增高了，革命便算完成了一半。你們，你們這些自認為革命的，還這樣輕視女子。你們敢說，你們如此爭論着她的籍貫，不是輕視他麼？婦女來參加革命，不獨為農工小市民而戰，還要為自

身而努力，因為國民革命是婦女的唯一的出路……」

「同志們，秩序，秩序，同志們，……」又是張同志在拿着大喇叭筒傳佈命令，把這場風潮平熄了。

於是大隊出發了，阿庚在工人糾察隊的後面跟着，手裡拿着紅紙的旗幟，剛從大會場上檢來的。

在熱烈的口號的聲中，阿庚向四面望着，街道兩旁排列着那些觀眾，彷彿都在恭賀他革命了，正如張同志稱讚他的，為革命犧牲過，他覺得。

阿庚故意地提高了脚步，沉重地放下，從這提高與放下之中，他完全把所有的熱情都宣示出來了。這樣不多久，阿庚便沉醉了，他忘記了空乏的肚子，和疲乏的四肢。然而遊行到相當的時間解散了。

這對阿庚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為這無異於壓下他的熱情，使他墜進惡劣的現實裡。這現實是俄和倦。他只好木然地望着那些飛揚得過度的人們四面地

厄運

走散，終於賸下他一個人寂寞地立在一個廣場上。

太陽迅速地沉下去，黑暗立刻包圍下來，他知道這裡不會有飯和床，雖然他是爲革命犧牲過。他不得不移動了，向着那狂熱的大街去。

「革命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他低頭，正看見在地上的瘦弱的身影，便無可奈何地叫出來。

(八)

現在，阿庚做了委員了，這就是說他已經穿上中山裝，學會滿口裡「志同同志」地叫着，而且也確實無憂凍餒了，雖然並不怎樣飽。

阿庚本沒有希望得到委員的頭銜，不過因為張同志，也就是省黨部的農長以爲他有過坐監牢的大功，和充分的農業知識，（其實，阿庚知道生藥，比農業多得多）便在會議席上提出他當農民協會的委員了，無論如何，這總算「來了」所給他的好處。

厄

「來了」所給他的好處。

第一天，阿庚穿上新的中山裝到農協去履新，走路來，總覺着有些不舒適，甚至不曉得手腳應該怎樣處置才好。然而他終於就這樣進了農協的大門，轉了一個灣，到了傳達室，再轉一個到了辦公室。辦公室裡不但有許多男同志，而且有三個女同志，這很使他有些難為情，不幸對面偏是一面鏡子，而且又是那樣光亮，不似他在鄉下所看見的。

他無意中看了鏡中一眼，他的走路並不是走路，實在是爬，有些像烏龜，立刻直起腰來。大家起來招呼他，一切儀式總算在無誤中過去，於是阿庚就是正式農協的委員了。

阿庚並不是怎樣傻子，不久，他就背熟了總理遺囑，而且知道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再不久，他連土豪之所以為土豪，劣紳之所以為劣紳，也明白；不過對帝國主義的含義還不大了然，只曉得再加上一個「者」字，便是指英美日法。這是當然的結果，因為他個人並沒有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切膚之

痛，倒嚐着了土豪劣紳的苦滋味。

當他坐在辦公棹前打不着盹，而又把對面女同志的禿頭（阿庚把平頂頭，也叫作禿頭）看膩了的時候，常常這樣的想着：

——韓莊的村長就是劣紳了，因為他勾通軍閥（張連長）騙了我的全部財產；屠夫當然是土豪了，他不是要把我打成肉餅，而且逼走我的老婆麼？

他憤恨了，憤恨他以前竟是那樣傻，接着又懊悔自己沒有反抗，忽然惋惜革命軍來得太晚，再接着又心平氣和了，因為若是保存得住家產就不會當委員，反成了大地主，也該被打倒的。

一天，（這可以說是阿庚的生命史中最光明的一頁）有人在農協常會席上提議沒收全省逆產的議案，靈機鑽入他的腦內，他起來發言了；（這是他第一次如此雍容的演講。）

「同志們，我極端贊成這個議案，我以為凡是逆產都是應該沒收的，不但

厄運

是全省，而且要全國。當然是各位同志所說的逆產連土豪劣紳的財產也算在內了。別縣裡，我不知道，至於我的家鄉韓莊，我比在座的任何位都明白些。在我們韓莊有一個劣紳，就是張村長，他曾經勾結軍閥，騙了一個人的全部財產。」

他說到這裡，眼前現出他在張村長家裡打手印的景況，然後再說下去：

「在我們韓莊上，又有一個土豪，就是誰都知道的放閻王債的屠夫，他喝酒，喝醉了，還想把別人打成肉餅才稱心滿意，遠近各村的人不敢惹他……」

在他的眼前又幻出吳村酒店中的情形。又說：

「不但這樣，他還逼走別人的老婆，……」

他無法再說下去，只有收束：

「像他們這種行為都是逆，是反革命，我們不能不沒收他們的財產為他們的作惡的全部抵贖。」

熱烈的掌聲圍繞着他，使他的心裡輕鬆地快樂，會散後，禿頭的女同志竟然走過來和他握手，祝賀他的演說的成功，他倒有些侷促了。

握手本是平常的事，然而阿庚徧有些受不住，竟使他這一夜中睡不穩，時時想起自己的爛眼邊的老婆來，

——有人同睡，是多末舒適呵！

他雖然這樣懷念着老婆，但對於爛眼邊終於有些厭惡，不過這未嘗沒有補救的方法，熄了燈總可以勉強湊付。

——熄了燈，……他不覺這樣長嘆了一聲。

第二天，出現在辦公室的阿庚就有點異樣了，臉是剛刮過了，中山裝也很整齊，簡直真有委員的神氣，偶然（其實，並不偶然）抬頭看看大鏡子中的自己，覺着像這樣子的人並不是不值得愛的。

固然，從表面上看來，他的態度還雍容，可是他的內心正有些不平靖，思

索的線總是纏在禿頭的女同志的身子，怎麼也牽不開。

——禿頭也未必就不好看，（以前阿庚是反對剪髮的）無論如何，總比爛眼邊強，何況是女同志呢，又何況這叫作戀愛呢？

大約思索的線纏得太久了罷，禿頭的搖動比任何一天都頻繁些，短髮的波浪射出誘惑的光來，阿庚自己覺得如此。

時間從他的身旁飛駛過去，已經是中午的時候了，他還未覺得飢餓，別的同志們早已散去，只剩下禿頭在整理上個月的工作報告。

禿頭對於工作是很仔細的，往往故意多破費工夫，非要把字寫好不可，意在表示女性不但不弱似男性，有時候在某種工作上，還要超過男性的。今天好似有鬼，（這是禿頭喜歡說的口頭語之一）寫出來的總有些不滿自己的意，及至看見別人去吃飯，立刻覺得嗓子作起怪來，只得輕巧地咳了幾聲。

咳嗽聲把阿庚推進現實裡，他也居然想起該是吃飯的時候，無聊地站起

來，伸直了手臂，打了一個呵欠，然後說出來：

「同志，還不吃飯麼？」這話誰然是自己想說的，然而說得這末快，使他
自己都有些驚異。

「就去吃的。」禿頭偏起頭來，回答。現在他才注意到她的眼睛竟有這樣
媚。

「要去就去！」他大胆地徵求她的意見，立刻站起，並且走近她的棹旁。
「我回家去吃。」她似乎在推辭。

「回家恐怕晚了，就在廣東酒家吃罷，那裡近。」他再緊逼一步。
自然，一個幹事是不會推却委員的，就這樣他們從辦公室走到酒家了。

阿庚單獨和女性吃飯：這的確是第一次，把幾句平常的應酬的話說完，便
想不起說話的題目了，究竟是禿頭的經驗宏富，她倒打破了沉默：

「你那天演說得真好，我真佩服你的革命見解，如果我能够列席會議，我

非得熱烈地喝采不可，我也是主張沒收逆產，連土豪劣紳的呢！」

「只要是革命的同志，自然是贊同的，是不是？」阿庚很得意。

「當然了——那你幾時回家去辦理呢？」禿頭端着酒杯問。

「回去麼？」阿庚覺着她的話中有刺，大約以為他是有老婆的，然而老婆又有什麼關係，革命的那裡還管那些事，所以他接着聲明：「我是不願回家去的。」

「你能够不去麼？他們公推你去呢？」

「去幹什麼？」

「沒收逆產呀。」

「我不知道。」

「決議案說的，請你去幫同縣黨部和農協辦理沒收事宜。」

於是阿庚這才記得彷彿那天會議上倒有這句話，不過他並沒有答應，然而

決議案上却寫上了，他的心便有些不自在起來，因為他以爲回去一趟本來沒有什麼爲難，沒收遺產，也正是願辦的事情，可是恐怕遇見爛眼邊的老婆，不免有些討厭。什麼事都得仔細想，阿庚原來本不願回去一趟，及至想到村長先生和屠夫的舊仇，沒收他們的財產也未嘗不可快意。

吃飯事件在美滿之中完結了，又雙雙地回到辦公室裡，在路上，他問了些關於她的家庭的話，才知道她並沒有家庭，早已脫離了，現在是一個人住着。

「同志」她低聲地說：「你當然曉得革命者是無須乎家庭的，尤其是女性應該如此。以前太被家庭束縛住了，所以受到二重壓迫，封建的和男性的。我們打出家庭的牢獄，來參加革命，爲的是爭回女性的人格。……」

這些話說得阿庚無法回答，他又長了點見識，就是二重壓迫和家庭牢獄。

——家庭真是牢獄，但是我那裡壓迫了你呢。

陰雲忽然籠罩在他們的頭頂上，他們都找不出說話的題目了，只好默默地

各人坐在辦公棹前，禿頭的心中很平靜，阿庚的腦裡却在想究竟回不回去的問題。

「喂，黃同志」一個長髮的先生（也是農協委員之一）突然開口了；「幾時動身呢？」

「動身？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阿庚淡然地回答。

阿庚的話確實不假，他真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動身的。

一夜已經迅速地過去，阿庚起時，天剛亮，打了三個呵欠之後，把昨夜的事忘記得乾乾淨淨，覺得回家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除了可以報仇雪恨之外，還能誇耀自己當委員的身份，於是乎他決然起程了。

回家的路程，他是很熟習的，因為他已經往來不止五趟，但這回可不是兩腿走路，而是坐民船，（他本可以坐輪船，然而輪船不通。）四月裡的天氣，正是宜於遊覽的時候，況且又在清晨，他以為坐船真是痛快的事，比走路舒適

得多，竟奇怪他的父親以前上省爲什麼偏走路而不愛坐船的癖氣。幸而他還不是詩人，否則，大約總會口占幾絕罷。

省城離阿庚的家鄉，走路得兩整天，坐船只要一天半，所以第二天下午一點鐘，他就進了縣城。阿庚早已不是革命以前或是未參加革命的阿庚，他知道先到縣黨部，再到縣農協，出來招待他的正是他誇曾經愛好過的「劉莊上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的兄弟；是省立第一中學畢業的學生。他澈底恭維阿庚一頓，使阿庚感到「不虛此行」。

阿庚從他的嘴裡聽來許多關於故鄉的變故，駐在縣城裡的張連長被革命軍鎗斃了，屠夫贖了吳莊茶館老板的命，慣會討閻王債的老婆嫁了人，地保先生投了革命軍，開到不知那裡了，至村長先生更闊了，他的兒子已然是區黨部的委員了。

「黃同志，」主人這樣結束他的話，「你看，自從革命軍到後，我們縣裏

完全改了樣。哈哈」

——完了，（阿庚想）仇報不成了。

「我們縣裏對土豪劣紳怎麼辦呢？」他終於說出來。

「那我們是雷厲風行的，做過道尹的李家，我們把他的財產全部充了公，慣會欺人的王二虎，現在還被押在監獄的呢。只要是可以辦罪的，我們都辦了罪。」

「那末，韓莊的黃榮貴？就讓他舒服了麼？」

「他麼？——他算不得土豪劣紳，況且他的兒子是同志。」

「我們應該爲革命不能爲同志。」阿庚正言厲色地說。

「當然是我們參加革命，不爲革命，爲什麼？」

「我這次回來，並不是玩的，是遵照決議案幫同你們沒收他的財產的，我不能不盡力做去，因為我是革命的，我不能違背黨紀。」

「那是當然的，我們明天一早下鄉罷。」

阿庚覺得很爽氣，以至於他這一夜睡得不安穩。

第三天早上八點鐘，阿庚們上了二把手的車（一人推的獨輪車）從縣城下鄉。車子走得那樣慢，而且顛播得厲害，使阿庚一爲倒還不如走路痛快。

革命以後真有些不同，進了韓莊阿庚頭一眼看見的，就是以前是祖遺的現像，不獨照壁上也有一個青白旗，還多了一塊「中國國民黨區黨部」的長牌子。那是無須說的，村長的大兒子，也就是區黨部的委員盛意殷勤地招待他們倆。他們走進會議室裏，這會議室給了阿庚一個惡劣的印象，因爲他還記得這會議室的所在，就是以前他被張連長們欺騙打手印出賣家產的客廳，仇恨的火焰迅速地在他的血管內流着，他覺着他的臉發燒，像喝了酒一樣。

「我真不知道庚生同志會回來，」主人抱歉似的向阿庚說：「否則，我是

「一定要到縣城去迎接的。」

「啊啊！」阿庚只得這樣說，幸而革命以後，他當了委員（不管什麼委員）倘在以前，主人豈但不招待他而已，甚至於還會說，「敗家子又回來了。」

主人還另外說了許多抱歉的話，態度之恭敬而柔順，比士兵對於官長還要厲害些。

「很對不起，」縣黨部的同伴也開始客氣起來了，「今天來打擾你，不過因為我們聽見一種風聲，傳說令尊是土豪劣紳，欺壓農民。自然，我們是不相信的，有人這末到省農協會去說，所以黃同志來調查來了，當然不是真的，假設是真的，當然是與其他的一例……」

「帶累庚生同志跑了一趟，哈哈，這件事之真假，我是不好辦的，別人不明白，庚生同志是我們的同村長大的，難道不曉得麼……」

「當然曉得……」阿庚竟然把下半截的「你父親實在是一個土豪劣紳」嚥

下去了。

「那就完了，庚生同志是曉得的。假設真像謠言所說，不必要別人來沒收財產，我自己會捧出來的，因為我也是最恨土豪劣紳的革命者。」

阿庚很奇怪他居然也最恨土豪劣紳的。

「對了，我很贊成你的話。」縣黨部的委員這樣應和着。

「有許多土豪劣紳都是我提議辦的，」主人忽然敘起他自己的功績來了：「沒收張百萬的房產，沒收吳小辮子的三百担穀，又沒收郭鬼子（就是有十畝田地的郭鬼子）的二十担米，不都是我一人經手麼？」

「爲什麼不沒收你家的穀和米和房產呢？」阿庚很想問這句話，不知什麼原因，他並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縣黨部的委員頻繁地點着頭，好像那是他的必須做的習慣的動作。

「我們爲革命是顧不得家裡的。是不是？」主人徵求阿庚的意見，不等阿

庚回答，又接着說：「我敢說只要是爲革命的，不獨願意犧牲他的家財，甚至於他的生命。」

——你居然把命看得重些，阿庚想。

「一個革命家應該有這種態度才對。」縣黨部的委員又附和了一句。

「庚生同志的家眷還在省城裏麼？」主人大約覺得他的功績無可再述了，想另找一個題目。

「在鄭莊。」阿庚雖然口裏回答了，但心裏却更不耐煩了，提起了爛眼邊的老婆，引出那些難堪的回憶，不由得不懊悔自己近來是大變了，以前的「隨遇而安」和「逆來順受」的習慣一點都沒有了，否則，何至於今天這樣喪氣呢？

「那末很好，」主人十分高興地叫着，「明天我把大嫂接來，在我們這裏和庚生同志住幾天。」

這句話簡直比催鬼符還靈，正刺着阿庚的隱痛，他尤其坐不住了，似乎禿頭的背影在阿庚的眼前一幌，他就站起身來了。

——誰要那個爛眼邊呢？阿庚又想。

自然，主人開始竭力挽留他們，繼而必恭必敬地送他們出大門，不止出大門，幾乎送出了莊門。

二把手的小車尖銳地怪叫着，叫得阿庚不知所以地不自在，終於埋怨同伴「我說不必來罷，我知道是沒有結果的。」

「黃同志大約還不知道此地情形，」他說完這句話，張皇地四下一望，然後湊近阿庚的耳朵，輕聲地說：「他是個C P，他們是專愛沒收別人的家產，但自己的當然除外。」

「沒收逆產是國民黨的命令，難道你也是……」阿庚氣憤不平地回答。

「不，不，他們的勢力大，……」他又望了望四周圍。

厄

——總有夠他們受的一天，阿庚在心裏說，因為他記起貼標語被警察當共產黨抓著坐監牢的情形。

這件事，我總要辦的！」阿庚猛然而決絕地自語。

(九)

時間像風似的從阿庚的身旁括過去了，括得阿庚的革命意識更爲堅強了，可惜的是厄運隨着下游的軍隊的青白旗來到這裏，這裏的人們開始恐慌起來，那是不用敘述的，每一個人懷着「大禍」將臨的想頭，以至於睡覺吃飯都莫名其妙，忽促起來。

厄運

阿庚雖然也滾在這種潮流中，但他並沒有躲避的意思，但是下游的軍隊離這裏只有三十里，所有的工作的同志們都隱藏在法租界裏，贖下來的就是許多

厄運

空空的辦公室，阿庚也終於採納了禿頭同志的忠告，搬到一個小巷中的樓上去住。

阿庚住在小樓上，已經兩天了，竟然沒有一點事可做，每天除了吃睡之外，只有滿房亂跑。這對於阿庚是很重的刑罰。他覺着外面有無數的工作等着他去做，而他自己居然把自己拘禁在這是一個鬼地方，他咒詛着：

——我並不是一個豬呵，我也並不是一個囚犯，許多更艱難的工作正等待着
我哩！

樓前街上有沸騰的人聲，凌亂的兵士的步履聲由遠處傳來，顯出得勝的威武來，不由得阿庚不仰起頭來，憤恨地從窗中望出去。

——狗，你們這羣狗，你們配打着這樣的旗幟麼？如果你們自以爲是站在革命的戰線上，你們應該這樣對付你們的同志麼？狗們！

他幾乎不能自制着他的感情，簡直要瘋狂地喊出來，白熱的憤恨在他的周

身血管中流着，以至於難以自持，要昏倒了。

——我不能這樣躲避下去這般狗們誣蔑我是什麼就是什麼，他們願意怎麼處治我，就怎麼處治我。

軍隊過去，隨着來的是黃昏，再隨着來的是黑夜，黑夜雖然來了，但這小樓上還沒有點燈，其實，自從阿庚搬到這樓上來，這樓上就永沒有燈亮，因為他以爲「我們現在沒有光明，所以不需要燈亮。」

在黑暗中，他尤其猛烈地滿房跑起來，跑得薄薄的樓板不但發抖，而且怪叫。他把腿跑得酸了，然而他還沒有停止的意念。

他的以往的生活史之每一頁都展開在他的眼前了，他明知道假使沒受着革命的洗禮，他是仍然可以安於做生藥舖的學徒，賣洋貨，或是做一個流浪者。

——然而現在不行了！

他一面這樣自語着，一面舉起掌頭來亂舞，彷彿這樣他可以銷滅一切革命

的障礙，打死眼前的敵人似的。

鬧市的喧嘩從街上浮進他的耳鼓，立刻把他的憤恨拉到另一方面：

——你們在歡迎那般的狗們，你們這些愚蠢的孱頭，你們服從人，但是你們也一樣地服從狗。

這一夜，阿庚沒有闔上一刻鐘的眼皮，完全在劇烈的憤恨中過去的。

第二天，他簡直疲倦要死，他的疲倦給了禿頭同志一驚，她是每天在一定的時候送飯來的。

「你昨夜睡得不安穩。」禿頭同志這樣猜想他。

「睡得不大好。」他的聲音沉鬱得幾乎只有他自己才聽得見。

「你不應該毀壞你自己，我們還應該繼續幹下去，是不是？」

「繼續幹下去！」他猛然把眼睜起來。

「安謐你自己一下罷！」

「不是繼續幹下去麼？」

「是的，我們得先計劃離開這個地方。」

「到那裏去？」

「不管到那裏去，總之要離開。這裏是生活不下去的。第一樣生活就成問題。」

「然而我們應該繼續幹下去的。」

「離開了這裏，就想方法。……」

因為樓下的足音，他們的談話就中止於此，以後就互相憂鬱地注視着。

這次談話把阿庚整夜所思索着的計劃決定了。

就在那一夜，阿庚偷偷地走出小樓，當他走到大街上的時候，街市完全與以前不同了，商店通通張開着門，人也特別擁擠起來恐慌的情形，彷彿就不曾有過。他在人羣中穿行着，他厭惡地看着他的脚前的路上。

他並不是特爲閑游而走出小樓來的，他想尋找幾個自己的同志幹一下。

——打死狗們，否則我就被狗們打死，這樣是不能生活的。

然而他走遍了無數的街市，沒有遇見一個自己的同志，敲了幾家熟識的同志的大門，又都離開這裏了。夜漸漸地深了，他也不願回去，終於在半夜戒嚴的期間，他還在冷清清的大街上漫無目的地徘徊。

戒嚴的兵士兩個一排地站在每一個街口，他知道他們站在那裏的用意，是在等待着促住像他這樣的人。當他第一次遠遠地看見他們的時候，他有覺慘笑了一聲：

「哈哈，你們這些狗們！」

他迅速地轉到小巷中去了，但是等他剛剛走到小巷的另一頭時，不提妨迎面就是兩隻狗。（這是阿庚稱呼兵士的。）

阿庚沉默地隨着兩條狗把他引着，像啞巴似的，一直走近司令部的看守所

裏去。

訊問自然是有的，不過很簡單，那就是說，審判官懶得問明是非，他說你有罪，你就得有罪，阿庚不辯解，仍然是沉默。

一間房中有五個人，阿庚進來了，便有一間中是六個人的，棚欄的房門口，兩個衛兵站着那裏，無聊地打呵欠。

冷靜的空氣充滿阿庚這間房，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灰黃的，好像剛裝進棺材的死尸，阿庚漠然地向四週望了一望，然而又迅速地滿房亂走，雖然是亂走，但是脚步却沉重得像走在地窖上面。

「我還有愛人等着我呢！」一個瘦臉這樣說。

「我真是冤枉哩！」又一個長子低頭訴苦。

「我也是被人陷害的。」另一個矮子閉着眼睛附和着。

「還說什麼！」這是一個坐在房角落裏的人表示對他自己的命運深深失

望。

「唉！」無可奈何的長嘆發自嘴巴上有了鬚子的口中。

阿庚拒絕這些孱弱的話，鄙視地巡視了一週。忽然走近柵欄，問着門口的

兵士：

「什麼時候才鎗斃我呢？能不能够早一點。」

「遲早總有這一天。」兵士淡然地回答。

「我不要遲！」鉄似的聲音。

「你忍耐着罷！」

「我忍耐着！」阿庚這樣重複下一句，立刻轉過身，偏遇見十隻無望的驚訝的眼睛。

不由得阿庚不忍耐下去，於是阿庚每天早晨總看見有幾個青年被抓去鎗斃，從這柵欄門口經過。他們的身體是那樣萎靡得像一根草，而面部的表情完

全痛苦，失望，恐懼的混合。這種景況使他覺着比身受鎗斃還要難受些。

阿庚的末日終於到來了，那正是舊曆除夕的晚上，司令部的主人翁打算把他所認為是罪犯的大掃除一下，這件事本來算不了什麼，然而他的太太却心發慈悲了，勸他留一半。

「留那一個呢？」他反問着。

「自然是隨你的便。」

他終究是聰明的生物，提起毛筆來，把面前所擺的名單的前半截抹去了，這是該鎗斃的，阿庚的名字就在這半截中。

天還未亮，一羣兵士提着風燈到看守所裏提名字被抹去的人。阿庚大睜着眼睛，看着這羣人從他房口過去，不久就聽見呼喚他的名字，他勇敢地站了起來，將那幾個同房的人推醒，然後與每一個人握了一握手說：

再見罷，朋友們，同志們！

運屈

又是十隻驚訝而無望的眼睛望着他，他却不理，立刻走出房去。他走進了與他同命運的人羣中，他數不清這羣人有多少，也看不清他們的臉，像羊似的被引到一個廣場上。

天氣寒冷得使人發抖，前天才下過一場大雪，廣場上的泥土都濕得像池塘，夜是那樣寂靜，無數的脚步踩在泥裏發出一種遲鈍的聲音，奏出了哀悼曲。

阿庚興奮了，雖然手是被束縛着，但他的嘴却未堵住，忽然他瘋狗似的叫起來：

同志們，再見罷，同志們，喊罷！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擁護中國國民黨！』

運厄

『中國國民黨萬歲！』

喊着，喊着，阿庚的厄運就在這喊聲中告終了。

一九二九，十一，廿二日於太原。

1930, 1, 初版

1—1500册

版權所有

每部實價半角

